



水心文鈔卷六

中奉大夫太常少卿直祕閣致仕薛公墓誌銘

初公繇少奉常領祠官至再焉未七十屢自請以直祕閣致仕家有司馬文正公真率約接舊事率年及六十者行之余亦預往公園池不多而花草疎闊游止自在樓甚低小而江山隱約可識書畫精麤雜而觀者各有取惟靈壁石舊物也相與考擊為樂如是歲一徧不幸客衰殘多病相繼死數人諸公悲痛自為集禡麻帶經而哭弔者避席曰真率翁來矣余因戲謂是率者率人

於死而非以難夫老也既而公亦病真率竟廢嘉定五年正月二日公卒年七十四二月壬午葬清涼山嗟夫豈天於閒退之樂不輕與而昔之壽考強力特偶然聚而非可齊耶公諱紹字承之其先自河東徙閩長溪有令之者仕唐至右補闕人以其廉號其居廉村廉村之後爲永嘉人薛氏大於永嘉三百年矣公魁重凝特造次不以詞色自達而誠意內充與之游久者皆厭然心服登乾道二年進士第授台州推官州用急釀者滿城幾無榷矣陳守巖肖憂不知所出公曰易耳命徹舊窳有自門堂來言薛推官新酒美而賤相傳徧一郡飲

於家考悉從官市衆壚束手榷緡十倍更事向守沟向老吏檢御有繩尺尤器公以爲能繼己余從公游前後口沟數十不置知公有得於沟也監車輅院知鄱陽縣訟日千數令故不訾省爭氣拂鬱簪筆走諸司公曰息爭莫如理訟至常夜丙鬚髮爲白太守所遣卒詬於庭公囚之守怒罷民挽公流涕曰知州豈重一兵輕百姓耶知宐春縣前知縣有柯長卿邑人紀之故稱前柯後薛云通判無爲軍攝知州積寬剩糴米餘十萬紹熙五年歲饑賴以無死知真州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就遷提刑有竊富人婢以逃其家謂主殺吾女州縣以成獄至

公却之曰安有殺人而無驗者未幾婢果自詣除戶部
郎淮東總領遷太府少卿且滿難其代復畱年餘召爲
太常少卿淮東用鹽餉軍務場趁賣無浩率以鈔當錢
冒賞至公常賣實錢三年間增多三百二十萬貫執政
駭異莫知用何術謝丞相從容問公公具以實言丞相
歎咨良久指其榻曰此公坐處也而深甫叨之過矣公
既謝所引而於韓太師侂冑未有納也異日從陵下歸
韓曰陵樹比前殊蒼蒼耶公答陵廟至重非被使何敢
覘樹有盛衰不可考然頃見吏云補種若干今青活若
干矣韓怏然止忽又言少卿來幾何時亦何欲公但喏

喏退一辭於謝遂行嗚呼公不自結於韓而自必於去
其中蓋有所守世固未察也又公乞謝事時錢丞相素
厚公畱公許用公公卒不改以就其執信如此人亦未
知也秩累中奉大夫夫人洪氏封令人先公卒子曰師
巖南劍州司理曰龜從湖州司法曰岷武當軍推官曰
師武監隆興府稅務曰師睿早卒龜從及己未第而岷
國子監所解進士也長女爲道士曰監省倉上界門林
士尹曰建康府錄事參軍黃時憲壻也初公在眞州有
倡單流涕言其祖仕先朝爲諫臣長墜落至此無面見
日月公物其世出詰其弟昆皆是亦流涕饒與錢洪令

人捐簪珥襦袴擇士人嫁之銘曰
薛氏之瑩清涼之麓千尺飛流百尋老木有美一人薜
裳筍冠自種小草卽山而盤山旣深幽草亦茂好人兮
不畱噫銘是考

國子監主簿周公墓誌銘

臨海周子及名洎曾祖元恭城縣丞祖公舉父國賓子
及少以文自名第乾道丙戌進士授新昌縣尉辟淮西
總領所官淳熙戊戌中博學宏詞差江東憲司幹官
除太學初王抃起吏胥預密議嗜利者因緣請祝希
薦進詔廷勢合附和傾朝廷所主用其人已敗猶莫敢

詰子及見上具論其姦累數千萬言曰中書舍人爲抃
子行詞職爾猶借王命納諂於抃使天下傳笑而不知
媿則其他公卿可以類推陛下欲開言路進人材修政
事今小人在側回護蔽隔雖不拒諫而常玩諫願明示
斥去且陛下盛德豈以斯人負謗上問小人誰也旣知
爲抃則大寤曰朕始於卿聞此時賀會慶節故事金使
在不下除目忽中批王抃在外宮觀羣臣驚愕子及指
攻抃最急因縱放他事不以紀序亦累數千言曰今宗
子恩科數雖裁損此何足以救官冗耶宜自禁掖始次
宰執侍從可也軍士食錢主兵官銷刻幾盡矣餓而思

亂得無以唐奉天事爲戒內藏諸庫儲積豐衍今流離
滿道若量出賑救此亦民財也近奏對尤謬妄者至今
宰執臺諫子弟食祠廟祿而理考任陛下亦遽從之彼
梁肉稚兒豈過爲地哉本置要官事有當否使之豫言
人有邪正使之先辨所以防未形之患戢將肆之姦也
如害已流溢而後言從之則何及矣陛下幸擇其人諭
以嚴詔自今施設未當任用非人皆須先事而陳無或
有諱至於附下罔上緘默不言後已著明必罰毋赦蓋
亦爲扞也語既出聞者皆震恐失色大臣貴近惡侵己
太甚側目視之子及不自安求外補俄以憂去除國子

監主簿於是金再通和二十年矣一日復還遼左聘使
不至中外罔測徒竊議而未有言者子及建言近日中
黑氣陽明眊昏當春祁寒雰雪彌月天象示戒甚矣陛
下宜修德警備因列八事曰選將帥擇軍士遣閒謀議
城守備戰艦儲糧食節財用委謀臣復累數千言纖悉
指畫如目見無遺上駭異事事折難且曰朕密設備豫
卿豈知之子及對曰設之祕密臣不敢知備之有無衆
所見也今陛下謂已有備小臣以爲未有二者之間願
陛下畱意上歎曰朕比見卿更過曩日明日諭樞密使
周某知邊事甚詳今士大夫不如也尋召試館職既擇

日暴得疾不起淳熙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也三子樸
栢棫奉其喪葬於雲溪夫人王氏經史通習能文工詩
敬子及之孝友奉命惟恐不至故其父母兄弟無閒言
先子及卒母夫人痛惜曰吾婦賢誰當繼者惟其兄弟
爲可且臨川名家也故復室王氏女二人適朱渭老趙
師繇皆太學進士樸後名成子以上舍奏名教授灋州
學按五日一輪對本朝盛典也監主簿學正皆未僚亦
同五品以上奏事所以廣延英豪通下情也士或不脫
草野避忌疎畧此淺陋之罪也至子及不然宏詞人世
號選定兩制其初爲職事官養歲月熟儀度而已議論

激取決於一對非其責也然子及不顧禍福不計合否
輒透盡底裏疾如湧泉驟如發機豈冒妄抵突至此哉
蓋忠義憂國之所積爾余常怪馬周徒步開說是時唐
業已定欲增廣大安無幸九成不封功臣及省營造教
諸王擇守令下至蓼蓼鼓代傳呼皆常行見事非老謀
沈策也然太宗託寄心腹遂與房杜王魏等獨未見子
及之言耶其驚世絕俗何止一馬周也方王抃勢重而
丞相御史相與依憑不謂太學正力能去之然則孝宗
之聖過太宗遠矣余固哀子及前遭父憂後死旬朔閒
不得究馬周萬一之用也豈不爲異代君臣之遇合者

重惜哉子及又有論地震疏萬餘言屬病革不果上觀其直遂歷詆矢詞四達視岑文本所謂切理會文不可增減聽之靡靡忘倦蓋其細者余既序見其大槩且俾成子別爲書以行於世庶有志者得詳焉銘曰
劉歟惟工告歟惟著命不永延若先有知甫見天子傾倒出之去一凶人行父庶幾鏘其諫書鳴後是貽

朝奉郎致仕俞公墓誌銘

公姓俞氏諱寬字伯仁臨安人曾祖舉祖昌齡世爲臨安儒家父徹尤工文詞與張子韶凌季文同有時名公年十三入縣學筆墨意度如成人長老皆器此兒行貴

矣初其父旣貢辟靡避亂不行復擯鄉舉慨然謂公曰吾聞得而不止無義者也失而不止無命者也銜於得失欲止不能進不足以事君退不足以成身是兼無義命者也吾將止矣若能佐我乎於是公尙少也及父卒而公已壯絲粟程度如父在弗敢失旣而生有以養死有以送冠婚賓祭必具凶荒乏貧必與入其塾誦讀之鏘然覃思之悠然人雅多公父子不窮於儒也及已得仕勿亟勿徐擇義必精不爲利回與可偕入與否偕退無失道而已人又知公不特能以所難止者從其父而又能以所難進者詔其子也公年益侵始有山水花竹

之樂老兄弟相攜閒出鄉人見其無車馬而步輕履安相與追隨迎勞曰福人也公則人人與語酌飲之且酌且行歡笑盡日而返嘉定元年公九十三矣子烈以起居舍人爲金人報謝使住都梁境上數月公常手書問邊事敵情祝使自愛報國辭甚壯一日呼其幼子琪曰我欲歸矣家人莫喻明日又令設洗沐未及而逝實七月乙丑蓋舍人出境之日也是年十二月壬午葬於下洪山累封朝奉郎服緋衣銀魚夫人張氏封安人子三人長曰璨將仕郎早卒四壻王庭實高健王思恭戴宗師也孫曰垓迪功郎台州寧海縣主簿曰坦將仕郎舍

人免公喪召入西掖爲侍從臣今爲中奉大夫知明州某辱舍人同僚張夫人墓竊有銘焉暨公葬又以爲請病不克就者六七寒暑嗚呼公意承其考變通拙伸以待天命卒大報之是宜銘已銘曰
涸研燥葦陋儒之酸肥馬輕裘鄙夫之盤廣能具禮約能守義天福方來導迎使至長原回回高木陰陰應式其阡昭公此心

中奉大夫直龍圖閣司農卿林公墓誌銘

公林氏諱湜字正甫福州長溪人曾祖巖祖樛父師中贈中奉大夫中奉迎師於蜀得師先生以歸學者常數

百人中奉爲高弟公入太學與石斗文吳偁吳俯張淵
竝時知名登紹興庚辰進士第爲富陽尉金亮之亂部
弓手截隘處邑豪乘時販鹽行劫公捕擒之代歸教授
明州朝廷會其勞改官知泉州晉江縣州分造戰船公
曰負郭豈有羨錢耶何忍斂百姓將捨去諸番義公之
爲助其役舟先就而民不知滿秩攀畱空一城通判南
劍太守議官自賣酒公爭曰賣鹽已病矣又益以酒且
閩地俱萬戶也今始自南劍他郡效之君不畏八州民
怨己乎守諱其切自爲奏朝廷視無通判署疑之方下
公條上言者亦謂閩近瘴故二稅有酒錢而民自酤今

創禁之非舊制也守奏遂格汀州賦輸無法吏多取白
入爲百姓患帥漕請均節之以委公公索其征有公庫
鮮脯食次冊差出貼支等錢皆數千計他多此類守俸
俸數倍矣小官薄復別貸以給公約其歲用增損適平
省緡錢四萬還之民監司更薦召審察幹辨諸司審計
司遷太常寺主簿國子監丞太常丞紹熙元年遷監察
御史公久官南方無中援旣入朝名人善士一見如舊
識相謂曰今士大夫去就常以臺諫官賢否爲卜是公
格應入臺得如斯人者庶幾乎至是竟用公故事臺諫
官居同宅相愛助厚甚彈劾論諫必相參審好惡指趣

不少異曰所以其持紀綱公獨喟然曰吾不惟賢與善是親正人之愠於衆人是助好惡去取要以公論爲歸而曰其持其紀綱也夫紀綱者豈臺諫官爲私之地歟他日見上奏曰陛下託股肱於宰執而除授多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彈擊多君子治亂之大無過此也執論移晷侍立舍人言於衆曰今日察院爭何事反覆不已也自是與其長不合矣時小人知公意頗自爲計公與同列三人論劾甚銳至一日罷數人內外皆聳方依公爲重而上以覺察過數詔諭公公爲殿試詳定官考直言者居第一而上不用及殿中侍御史劉德修下遷公

曰吾可以去矣劉公蓋公所謂親而助之者也公奏直劉公不報錢之望知靜江府公再論之上罷之望出公浙東提刑宰執合前願少畱不聽移江西轉運判官楚多訟吏積厭苦公曰已恣睢而使民以弭筆成名乎取滯訟自判之數月至者益少免贛州科罰罷龍南安遠折變減興國淮衣絹南安聖節銀及水滌州縣窠名之在漕司者皆除之歲損數萬而漕計猶增於舊召爲吏部郎中遷太府少卿以孝宗遺畱使金始光宗過重華宮疎闊公再三請未效而孝宗崩上內禪公入辭首以奉親歡杜讒口爲勸上俯聽首肯數四謂吏部侍郎彭

龜年曰朕初卽位未識羣臣此老成重厚人也在道繫帶及國通名有未合者連卻金議至賜衣以其服被公公揮擲去使人曰君命何可慢也公曰宋正統相承羣官服視其品今易左衽有死而已爭辯甚久使趣入謝公盛服如故金不能屈復命上迎謂曰卿守禮甚堅國體不失朕所知也遷司農卿公之還自江西衆望謂公當遂用公論事不假借慶元初韓侂胄始專國朝士多自引去呂祖儉上書爭之貶嶺外公見余丞相曰呂子約匆匆南行柰何叔世事不宐有執奏收回大臣責也丞相可不勉乎語喧一時權近側睨公因力請外除直

寶文閣湖北運副未幾與沖佑觀起知泉州不樂公者猶謂不可復與沖佑畢祠遂請老進龍圖閣致仕嘉泰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一公晚而居平陽松山溫福之間也遂以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葬於賢沙里夫人黃氏封令人子介文林郎孫孟嘉孟治皆登仕郎孟淮孫女二人公合女兄弟十人兄淳尉朝陽夫婦死公經紀振業官其子弇餘弟妹亦自足再從叔貧無後爲立嗣嫁其女性淡薄散朗雖居官精敏遇事立斷而平居但教諸生誦說若不涉世故者於善惡賢不肖明白而尤護惜善類世所謂善人君子常欲以一身同其榮

粹去畱故議論多發見忌於人以是齟齬廢斥而終
不悔朱公元_年既謫士諱其學公執弟子禮不變未死
數月猶走書_問疑義云介錄其文號盤隱類彙十卷介
喜節知類能似公來請銘余昔與公及詹元善同在太
常續炬縱語以銘屬余者也銘曰
天膏寥寥分一燈耿然自照非外明奉璋來朝如景星
善人視之爲廢興紹熙御史慶元卿義能扶持事不勝
乾剛坤柔相降升以待後世銘有徵

袁聲史墓誌銘

聲史袁氏名直友_字而奇_字象_字在_字德_字知武進縣提舉杜

師且兼常州怒武進小書字大訶詰累至家人恐君忽
立常州庭高語曰尊年運日眇小書童子所代爾卽有
罪兒坐無及尊也師且異之乃免稍長闊達多大節葬
武進於烏程厲山盡賣其產道上連駟馬冢旁置百家
焉丞相雖敗符離孝宗意尚銳論者爭言金當擊君獨
上疏今此句踐棲會稽時粗勝不多願陛下少忍且須
後卒割地而和虞丞相復與上謀出蜀師會長安君曰
吳氏挾金自重久矣今誠能臂指使從我乎虞公默然
蜀師不果出既相薦君及魏揆之於上君雅不好揆之
固辭揆之獨召對後四十年君七十餘矣韓侂胄以敵

自爲功士大夫不敢問君閒語侂胄自古君倡而後臣和無以人臣專大征伐諸葛亮雖爲忠桓溫劉裕爲篡矣公將何所据侂胄不答逾年被殺君又數上書及與執政多論天下事金陵無帥謂宇文簽書何不自行宇文不平出鄙語曰眞九百君大悔恨自是不復言袁氏世家建安曾祖禪祖符第進士奉議郎奉議次其譜曰司徒裔孫邵甫醜紹術之亂逃徙上虞袁晁反浙東邵甫之後復醜之又逃徙閩故爲建安人子敏孺通判滄州餉軍白溝河軍敗死之廷孺漣水軍司戸女眞陷漣水亦死之季卽武進用滄州恩補官素狎秦丞相秦呼

曰來吾與若共此武進但以書敘戰守形勢無親附意秦不喜武進竟不往部注知縣者三終其身蓋上虞建安之袁能以潔易污滄州兄弟再死節武進不阿所欲於故舊至君策畫念慮必以國不以己窮苦貫稚耄常守一意何義理千餘年未嘗閒絕哉初虞丞相薦君旣不受舉進士亦不中第說友知衢州光宗立持其表來賀得海鹽催煎未久棄去爲常州推官又棄去以嘉定六年二月二日卒年八十五月六日祔於武進之墓夫人陳氏子五人女之壻曰文林郎江東提舉司幹官曾諒曰范希輿各四人說友事兄謹宦浸達至參

知政事君無一錢食客輒爲萬錢具費皆出參政長子
聘儒癸丑進士朝奉郎浙東安撫司機宐次舉儒早卒
次學儒欽儒立儒皆參政奏官之人以爲難余觀君疎
於世故而謀國無不中不見小利而大義常獨決其品
等在春秋戰國中非後世之才也雖然創爲強者難持
而安處弱者易效蓋唐以後通患而春秋戰國所無也
然則強果不可以創爲耶銘曰

遠矣聲史匪競匪營以節爲身千載同清尚其後昆無
改厥承

文林郎前祕書省正字周君南仲墓誌銘

君名南字南仲對紹熙元年進士策祕自宮掖俚及塵
肆畧無不言其最切於世論者曰陛下聰明爲小人蔽
蒙甚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夫仁義禮樂
是爲道問辯講習是爲學人有不知學學有不聞道皆
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爲善故得謂之道學名之至美
者也小夫譖人不能爲善而惡其異己於是反而攻之
而曰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說而抱材負學之士
以道學棄之矣惡名旣立爭爲畏避遷就迎合掃跡滅
影不勝衆矣小夫譖人猶不已又取其不應和少罵譏
者亦例嫌之曰我則被毀爾奚默焉是與道學相爲黨

爾陛下又入其說而中立不倚之士以朋黨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於道學則困於朋黨矣唯其不能可否而自爲智無所執守而自爲賢然後竊箕子公平正直之說爲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矣夫箕子所謂有爲有猷有守是有材有道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斯須不可忘也不協於極而亦受之謂其雖有偏而終有用亦當收拾而成就之也今所謂道學朋黨者正皇極所用之人也柰何棄天下之有道有操執者取其庸人外若無過中實姦罔者而用之而謂之建皇極哉其故無他闖穴適尊異凡庸當奮興天下之大禍始於

道學而終於皇極矣考官奏擬第一中語不用教授池州熙寧後道學始盛而攻短者亦繼出斬侮交雜意極鄙悖士不敢辯也獨君能辯之至謂道學朋黨卽皇極所用之人則自箕子以來爲之訓解者未有及君此言也時天下益勸攻道學新昌黃文叔名忤要地御史遂指爲魁傑而君其壻也罷教授差常州推官父卒不行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開禧二年下詔訟金曰讐恥累世矣卽日討伐調度汹汹君賤不及議常憂迫不自安坐起顛倒樞密院開機速房以朝士掌之兵事密畫皆使論定而後上君與選焉大恐辭曰吾方以先事造兵爲

發狂必死之藥敢嚮邇乎朝廷不能奪與議併寢因遂
補外幹辦浙東常平司明年召試館職敵畱兵濠州江
淮未靜君言善爲國者不執理以強勢之所難常順勢
以伸理之所易今日之急復和而已寧使力尙有餘而
惜和之早毋使力已不足而恨和之遲也天下繁委當
付俊傑今廟堂無能盡出胥吏使頭廬兒干政接踵漿
酒藿肉瀾翻其家根本大壞矣於是擅事者怒悔召君
謾除正字趙幾道爲太常丞論成肅后山陵不當過江
斥次且逐君母卒得止再除正字御史劾嘗以田賂蘇
師旦遽罷師旦田入安邊庫賂之士名故在也嘉定六

年朝廷以近比繇館學牽復者與幹官使其友壻訊君
君要誓不願詞甚苦故命久不下九月晦驟食蟹不利
上喘閏月朔卒年五十五七年二月某日葬穹窿山職
鳩君耽書喜誦出於天性十五六時視吳下問學止科
舉心陋之一往旬日已棄去歲五易師一易師爲傾動
相播告擯絕旣從余初若無所論質已而耳改目化氣
竦神涌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涯量頓悟捷得受之
若驚行之若疑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故朋昔
類望塵不及皆靡弛而逝矣常以世道興廢爲己重負
一飯不顧私憂時如家憂人如身人情多玩忽見事君

水心文錄 卷六
悸心怛慮覩緩知亟老校小史引坐深語所知往往非
人所能知也文詞撥去今作脫換騷雅欲以力自成家
而瓌麗精切達於時用亦人所不及也端行拱立尺寸
程準門內順穆廉節整飭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
官兩爲館職數月止旣絕意屏坐衣食弊惡雞鳴挾書
盡夜分皆憶念上口數千載未了事皆欲正定名章偉
著皆欲銓品異聞逸傳皆欲論述曰此所以遺吾老俟
吾死也嗚呼材之難也俗壞教失苟得一二以自好故
成之難成矣不用矣不憤不愠樂而不悶尤難也然則
老其不遇之年伸其不用之業疑若可矣而猶不然何

哉君吳縣人曾祖昇祖因父安道承奉郎娶黃氏子深
源嘉興縣丞乙丑進士也浚源澄源女嫁湖南機宐衛
樸次未行孫曰某曰某始余屢扳君使究其論君畏浙
江之濤馮翁之獻屢辭焉曰未暇也嗟夫余固囑累子
而反累余銘曰

孰材多而賤兮超昊蒼跨鸞龍曠一世而僅逢孰材少
而貴兮冒嶽崑沒塵泥困百謫而窮凶雖遠求而莫致
常近獲而不容抱和璧以竝別扣牛鐸而偏聳晉楚非
曾參之對兮顏回豈與松喬乎比崇夕余箱兮納職鳩
之月朝余艣兮進穹窿之風悲子不可見兮余將曷從

寶謨閣直學士贈光祿大夫劉公墓誌銘

公諱穎字公實衢州西安人曾祖瑄祖持右迪功郎父
蘊贈正議大夫公紹興丁丑中進士第主溧陽縣簿金
窺江退州索民租未入者公白畱守金事急民不勝病
矣請因以賜民張丞相悟謝曰慮不及此卽奏閣免繇
是知公令其子棻與游教授全州勤苦自力率諸生同
夜旦湖湘化之士人增倍改官知鉛山縣陳丞相訝曰
薄取事官耶公謝以當應新制而已正議卒知常熟縣
素號繁難前後健者盛氣阻剗顧不克公降心條理更
以治稱簽判潭州帥負其能僚吏憚懼公約以中道常

屈而改爲及陳峒反所禽滅多公計策旣入朝乃言簽
判功在臣上臣實愧之召監進奏院遷太常寺主簿遷
丞兼兵部郎官監司皆上自選提舉浙西常平茶鹽事
公言特備糴本盡廢圍田者再未及用就遷提刑禁州
縣毋得法外自恣閒詣獄察不應繫數十爲曹縱遣之
百姓走愬道相屬權勢交恨御史遂以介僻劾公罷久
之御史去除江西轉運判官德化縣田逃徙大半守乞
免稅至五六不報公以見種實稅均其荒萊民願佃者
第減之上供自若而逃田盡復屬州緣紹熙登極科進
奉千餘公亟奏黜而薦其名士潔廉者十數除直祕閣

淮東運副初水敗楚州城幫修久未定總領拔公預議
公接伴金生辰入對言劉超欲壞舊城改築國家何故
捐數百萬緡爲軍帥幸賞地可一語決也光宗從之城
完牢至今除戶部郎中淮東總領務場以額鈔抵賞陰
失餉計積二十年無知者公隱核得之度賣絕增餉一
年遷司農少卿總領淮西先是有總領自乞爲都釀抱
淨息而私其贏後稍益侵反以大軍錢佐之邀糴編江
淮遷復歲月回易如負販王人之體盡矣公在事雖無
幾名實有辯義利判然斥部內竊借總司爲姦者其人
大吏難搖動者也太夫人董氏卒除直寶謨閣江東運

副又知平江府皆未就除宗正少卿起居郎實錄院檢
討官權戶部侍郎同修撰揚生於頰提舉興國宮除集
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知紹興府越東西都而彫郡也
數旱災然衆欲所輔念不暇卹公歎曰民何罪吾不忍
用太守禮食其粟過矣浮餽妄請皆不與又乞鬻僧道
止添差曰庶幾寬之遽差知平江府公徑歸復提舉興
國宮知泉州泉上富樂其暴桀椎埋羣偷而衆奪者悉
株連送遠地則一以靜鎮事從其俗人尤愛之蕃舶至
舊與提舉閱視公不往第遣職官喻曰貨不汝買也待
制華文閣次子正學死復乞興國而歸公歷官大小各

有意隨其病傷鍼石施焉蘇愈而止不執寬猛之偏術抑人以徇己也余所述近是矣立朝進退必以義立德所尚陳說正理而扶救之不懷避就之淺心貶己以合時也孝宗時博謀盡下人臣爭承風自獻公乃奏今日之失在輕聽人言而已昔之施爲今復棄置損盛德矣上旣優待三衙與執政鈞禮公又言兵權惡專況今之將帥何足稱頤指哉光宗時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無節賜予無度儒臣易疎近倖易昵也慶元初始得親近卽疏言二三執政非所謂坐而論道耶致今日之治要須深講今不過尋常文書行首而退爾大官

大職安得輕授冗兵冗吏所宜痛減橫恩濫賞不可輒啓巧請他比不可曲從皆今日大患也又言修德莫先於務學學之道存在己不息之誠極取人爲善之益者也夫易貴朋友之講習禮戒獨學之寡陋今勸講久廢矣方是時風俗一變其正邪消長而好惡向背之際有甚難言者公獨謂黨與傾擠報復迭起願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觀可監也且今日已爾又將如後世何公立朝論事落落多此類余所謂不貶己以合時者也公自泉歸而興國滿四年不再請有爲言而與者辭不獲然後受已而復請老進敷文閣待制致仕

嘉定元年除刑部侍郎公曰臣已得謝矣惟陛下哀憐
俾全末路進龍圖閣宮觀數月復以公知婺州公又曰
若強臣此行狼狽殞越身無處所有虧名義取誚士論
上知不可奪祿宮觀者再又請老以寶謨閣直學士致
仕嘉定六年三月二十七日鄉晨坐索湯盥潔而終年
七十八贈光祿大夫碩人楊氏先公四年卒三子曰強
學奉議郎主管仙都觀曰正學宣義郎曰志學宣教郎
知仙居縣三女壻曰承事郎華亭知縣陸三省進士徐
沖通直郎蕭山縣丞余岡孫男六常道迪功郎監車輅
院常德從事郎晉陵縣尉常武迪功郎監紹興府都稅

明常先登仕郎孫女五壻曰將仕郎徐士廉
趙與勲進士毛用之潘自楚曾孫男三女二十
壬寅葬公於靖安鄉巖山余既錄公終始大節而
又知其自少年高識特立無倚附陳應求劉其甫各公
卿也挽致不得寧甘服州縣其出浙西連七八外徙十
餘年有以淹速訊之公笑謝曰吾所欲也其在侍從而
故與周旋傾吐無閒者方居中用事提將相與人如反
手然公從是絕矣常言士以不辱身為重用捨命也其
為少宗正而趙丞相適歸相遇於廢寺泥雨不能伸足
但僧牀立語曰寄謝余參政某雖去而人材猶在朝廷

幸善待之公曰相公人材卽參政人材也使果賢參政
之責非宰相之憂也揖而別余公繼相卒於善人多所
全佑公助之也及後落公致仕而同時被落者皆已起
爲執政獨公不顧詞婉而正志恬而安嗚呼斯完矣銘
曰
公先幽潛始自正議隆興初元匭書于至天子驚嗟曰
纔一二公時已仕德器早成物麤兼融理冲獨榮前方
後方不斲而行勢有險夷情有戚休畀我百爲從容竝
酬階卿級俟衆之僂之時而莫前公則戶之始居壘石
巖開洞劃九仙爛柯今古一斜後依菱塘陂斜浦橫欵

乃其歌五湖夜明有芝九折有松千尺雲藏霧冪以庇
茲刻

故吏部侍郎劉公墓誌銘

開禧二年冬金舉國入寇蜀楚淮徐同日被兵上詔邊
臣謹城壁縱民徙內地金求戰不許鹵掠無所獲旣而
大雪數尺凍饑太半死皆引去獨畱數千人於濠州以
綴和明年六月劉公退翁爲賀金國生辰使金論議往
返未決公至揚州詔還潤州以俟自兵起鹽商不敢行
傳言金且犯通泰而提舉官相繼遜逸鹽利大乏朝廷
患之卽京口用公提舉淮東常平鹽事公曰鹽在北而

移司於南異日金不至使剽奪竊窺吾之責也遂渡江
益貸亭戶鹽旣增積舟相接數千里賣盡復其舊又明
年改嘉定元年就爲轉運判官金卒請和公得運司畱
錢十九千護視通問賀生辰使各一又自爲接送伴遺
畱使三年爲兩浙轉運判官四年爲副使自浙徂淮凡
北使送迎之事經公裁定後皆爲成式州縣無橫費暴
役兩運司各有贏財蓋五六年中自金約和而公以選
居其閒至於約成而能堅且久其所以阜財寬民上下
之情交孚而綏懷安集之政行焉公姓劉氏諱彌正莆
田人也繇進士第歷潮州司戶參軍監鎮江府權貨務

茶場知撫州臨川縣入爲諸司糧料院太常寺主簿樞
密院編修官太常丞兼左曹郎官其提舉轉運淮東也
召爲吏部員外郎兼考功右司進左司郎中以直寶謨
閣爲運判遂自副使爲太常少卿國史院編修實錄院
檢討官除起居舍人遷郎遂爲吏部侍郎公方靜簡質
與人不苟立同異至臨事鯁峭除民疾痛剛果立發必
達其志而後已在臨川守以畸零稅迫縣公故爲寬期
曰此於法不當徵也守怒甚荷邑胥項廷詬公公曰以
喜怒罪令則可然畸零稅不可得也歲旱按田傷者自
蠲之端午守戒縣取鼓以節渡者且檄公至其所曰無

令敢譁公曰民無鼓而知縣有公事不可往往尉職爾
其在朝而陳丞相自強懷公不附己故出以使金又疑
金復犯淮故就因爲提鹽皆欲以危地陷公也公旣盡
通鹽利則力繩武將之兼州者使奉法奏罷軍功雜流
之爲縣者悉注文臣賑業其部之貧民錢米各有差其
至真州官私屋初立坊巷街始具城樓櫓皆新成取廣
儲富安倉稻麥以食餓羸淮東漸如平時矣自渡江而
帥漕爲憲辦官儒生節士苦不得行意公旣過清無敢
以私事關內臣未嘗與相見爨不宿設門衢寂然
公之始入朝禍起有萌擅國者名使議鐵錢實以邊

事付之公行兩淮久而後返言無故而先發天理不順
無豫而輕舉人謀不從擅國者怒促進師旣皆潰敗公
又言今金頓兵要我復和急之權則在人矣緩敵莫難
於財若今任帥守監司管軍以上貲豪其地者皆有以
佐軍須而宮掖之奉吏胥蠹食悉加裁擢使國用未甚
屈則金可力持而計可徐定也其論先後之序如此在
太常言初相光宗周必大畱正也及升祔獨葛邲已死
遂得配食今二臣亾矣請別議應配者詔方下其事公
爲侍郎一月卽以病自乞不許滿三月累疏猶不許最
後許以職守郡然冀公復瘳也猶不出命遂以七月六

日卒年五十七嘉定六年也七年三月歸葬於城南三里寶澗原前夫人曰方氏今夫人曰林氏子四人曰克莊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曰克遜曰克剛方以公遺恩任之曰克永女三人已嫁者鄉貢進土方濯其壻也初公父名夙仕至著作郎著作弟名朔祕書省正字余嘗敘其人在名世之日忽忽未用死公幼率諸弟勤苦緝故業貧不能具膏火旁嫗夜績者光射公牖輒攜書就之後皆中第天下謂能繼其父矣公教在事內故鄙事亦勉志在事外故雅道不廢介而容物故不知者不忌密而與善故知者依爲重登侍從淺其事未著道

未伸也然推其已行可以信其未行迹其不爲可以任其必爲也有國者未嘗不欲得善人之用修而至於善者未嘗不欲爲世用然公之二父與弟皆不及用公將用矣而不究此勢之難合而可爲天下哀之也銘曰惟墓有勒惟賢是記或一已多或絕不值猗公之家我銘者四皆偉然哉可詔後世

邵子文墓誌銘

君名持正字子文溫州平陽人少有當世志用再試禮部不得第受父致仕恩監台州路橋鎮行在臨平酒庫又以不礙格薦送者再亦不及官至成忠郎而卒年四

十九葬於擘山夫人陳氏子曰儒珍葬近十年儒珍請
余銘八九至不已君所歷官微事又淺無足載者然余
初有學舍而君在衆中神暇語簡不輕變聲色人蓋已
異之訊其業則文典而瞻尤善以理折衆說故多得譽
於朋友後余行四方而君亦在焉則士大夫重其能歌
詩工四六雅安異同無寒士態疑情滯慮參論平處中
利害之實所至皆解榻延佇傾待之出而仕居監當下
列人謂君將不喜不惟不喜將不能也而君整飭勤瘁
甚宐其官於是又皆曰是資軟細而耐麤澀當無施不
可故雖公卿貴人亦往往相爲引重不少矣土方沈藏

汨沒固無以異於庸人幸而暴耀震顯建功垂閎操筆
不勝記標於竹帛爛然光榮豈其所素有哉以君之沈
藏汨沒而自朋友士大夫至於公卿貴人皆能知君如
此乃其所素有也然不幸而終不暴耀震顯使操筆者
遂無以記此固余之所爲悲而儒珍之所爲殷勤力請
而不已也然則雖不暴耀震顯而其所素有者固在矣
君父名叔豹嘗監岱山鹽余爲銘者也銘曰
嗟乎子女四得解爲上首晚益銳竟不偶勿以所無廢
其所有

虞夫人墓誌銘

夫人虞氏越山陰人父手雕北辰像事之祝曰必求九天慧女已而夫人生英悟夙成勁畫麗語不學而能詩書古文有若素習既歸其夫則屏抑聰明不使銜露日以文成名子之責也我無預焉凡一家麗重晝夜辛苦無所厭忽而高筆雅韻常在事外自舅姑叔季內外姻戚皆言是嫂以賢有識起吾宗不以材稱也夫死夫人焚約棄債自治瑩宅據岡阜之空合寬儉之中人尤以爲能而益趣其子於學義曰爾未解無庸他質則爲辯說袞袞如發機中的焉及子純賜進士第一人不少年至兩制封夫人爲太碩人夫人無喜色後乃連外補衆

又歎其遲莫落度夫人亦無愠容常曰吾憂吾兒不能及古人爾他尚何覲嘉定五年夫人從其子守溫州明簡靜恕能消弭大鬪使之輕微郡人甚愛太守且愛夫人曰母之教也夫人亦天性有恩慈聞外杖箠聲輒請入戒曰錯打人乎故人愈愛之如其母云六年嫠女幼子思慕涕泣自越來迎夫人憐之使君不能止郡人以爲大戚曰草樹凍枯天風淒然而吾母遠道得無霜露之感於是使君徬徨乞歸未聽以十二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七七年二月二十日從夫葬山陰縣承務鄉道木塚三子子純中大夫右文殿修撰子英子彥一女嫁

坑 司幹官趙公珏孫曰幼成寄子蘇老鼎孫熾孫長
孫煥老昌孫申孫龍孫良孫女曰不惜滿女余每患婦
一 內常行殆 銘若夫人以文字異質立其家聲
女 躬達無變志是可述已銘曰
六 天下兮遊人間裾襪襪兮珮珊珊悲壽盡兮復來還
七 故迹兮畱空山

故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黃公墓誌銘

諱度字文叔越新昌人曾祖巽祖惠之父仁靜朝奉
天致仕上爲光宗壽特賜大夫紫衣金魚公隆興元
進士第仁瑞安縣尉教授處州母潘夫人卒教授

公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學終其身不私己見爲足
下名一家有詩書五十卷周禮五卷得義禮所安爲多
史也至於天文地理今人以爲不必講井田兵法今人
講而不足行者公能使文與事會卽近驗遠可以據依
無昔人迂陋牽合之病也學旣成轉側州縣久默默無
聲及是輪當面對奏 漢唐英主遭時雖異各競欲
人心歷歲不渝終獲已成之效陛下卽位三年矣羣
臣猶未喻上志也則豈能以事應陛下哉臣熟觀世故

惟養兵爲大患救患之策幸使民屯田陰復府衛以銷
今之募兵陛下欲爲之初無以過此又言經筵止讀通
鑒寶訓而李燾長編本朝六七大節目本末所係願加
考詳上欣然取長編付講讀官天子旣得聞兵數與費
卽啣歎息亟下公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會服藥不
及進御而經筵以爲長編文字多亦止然繇是知公稍
遷丞紹熙四年九月遷監察御史蜀將吳挺死公建論
曰國家徒倚世將扞敵而不爲蜀慮叛臣歲舉緡錢四
千餘萬漉流而運名曰餽邊實富吳氏民力盡矣成都
并用武國本賴梓潼號東西川劍閣天險漢中興勢蔽

遷於外昔人言蜀之常也今內無一兵若吳氏南指兩
川豈朝廷有區區制置使何足抗哉天幸挺忽死子弟
不肖異望急合興利爲一稍徙其兵以實兩川罷制置
令梓潼兼領則餽運省而民力可少寬於是上反復語
蜀事至日旰遂以張詔爲興州都統制而合興利分東
西川執政莫敢任責後挺子曦復歸興州竟以蜀叛宜
撫制置失守棄地而去皆如公言紹熙二年光宗始以
疾不邁重華宮公爲監丞上書切諫四五年疾甚旣爲
御史連疏極諫上將令左丞相葛邲調護孝宗而後朝
邲不以爲誠也公因劾邲以諫又言太白晝見犯心日

犯天關熒惑勾陳行入太微其占爲亂兵入宮以諫
不聽累乞罷去又言臣有父年垂八十不能親養柰何
以空言感悟陛下且乞出國門待罪而諫皆不聽又與
臺諫官合班對延和殿彈中官陳源楊舜卿等罪大於
李輔國公最後口陳數千言曰孔子稱天下有道則庶
人不議夫不言公卿大夫不議而言庶人不議何也
主有過公卿大夫諫而改則過不彰庶人奚議焉諫而
不改失不可蓋使閭巷小人皆得妄議紛然亂生故勝
廣黃巢之流議於下國皆隨以亾今天下無不議聖德
臣其危之上莊而不慍也然猶不聽孝宗崩今上禮於

重華宮詔復爲御史如故遷右正言知閣韓侂胄驟竊
柄威福浸廣意所好惡盡以御筆行之公具論其姦有
曰矣而御筆出公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公言御筆蔡京
所以亂天下也今太上猶未得見表章不通大駕空返
歲饑八九以上盜賊已作餒瘠滿道此爲何時而容侂
胄於其閒設御筆逐諫官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乎固
辭或謂天下方患若侂胄儻遂因公請與節度使放之
外祠禍幾可弭中書知力不敵聽以冲佑祿歸養俄知
婺州坐不發蘭溪知縣賊罪降職罷自是綱紀一變大
權皆侂胄有而公爲冲佑觀者六然侂胄素敬公不敢

起知泉州公言太夫年八十六矣不當仕直寶文
公屢移疾以修撰知福州又與待制上親批授
建康府兼制置江淮公言兵甚致災殍餘生盜皆
不安易動之形也昔方臘反雖卽滅而天下之勢遂動
國繇此不能立今日之急危當使安動當使止上然
賜而而行公正月至金陵盡四月錢米所活百餘萬
除見稅二十餘萬夜劫城東南立就擒而橫山鬱山
皆奔散公奏赦之境內奠枕民畫像祠公家爲香火
鹽城官軍奔潰踰射陽攻海陵越入天長絕

將送之濠壽公戍定遠執賊西路給淮東鹽司
士鑿擊遂降卞整得胡海首以獻招其歸某力
家初避□之民聚於淮西坐而仰食十萬人及刺爲
猶三萬而巢縣忠勇滁州敢勇督府效用亦數
公歎曰使爲總領患未已而淮人終不安者此軍
具思歸悉散遣之公旣制置其大事而數路中
緩急雖小事亦應繩墨薦材良逐貪懦比三年江
治暇日作冶城樓廟祀東晉君臣存江左遺迹
佐難經義得新說披衣排戶以告爲寶謨閣
入爲禮部尚書天下意公嚮用矣公自以年愈

乞告不朝會或一出輒復謝病請去不已遂以學士知隆興府即日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己酉薨年七十六始公以府衛蜀兵說光宗不爲上言今吳曦誅矣若遂移關外戍於成都潼川成矣若遂舉籍兵減三之一皆已至之機可爲之興至今三罷兵矣所增之賦皆當斥以還民又宗家法純用儒生更化之要在尊有德具經重難支魚貫而守一處失險則連城震動古

不守地有所不爭蓋兵家常勢也計聞上於龍圖閣加秩中奉大夫而後致仕七年上虞縣鳳凰山碩人洪氏先卒子曰邁甲郎鎮江府司戶早卒曰章承奉郎幹辦公事曰遵鄉貢進士早卒曰準修職郎丹壻曰祕書省正字周南知衢州王棐孫曰元護元貺公初入朝五十餘論侂冑廢矣又南走閩東北出金陵數年復召已者不行已行者不盡然公晚猶纂易傳月念得士必三十人乃可爲國用今始

却客危坐與章論說終日其不以老退
光前人余所畏也銘曰

維天降材人有常職非其本源行潦之
死六籍發舒中和仁政義術彼時燠寒
不動內守沖密彼物壯老先銳後屈公
實推其所爲思始成卒小猶管晏大可
外倡九牧揣本齊末廢百舉一較銖刀
懷慨然銘以貽則

太學博士王君墓誌銘

君名度字君玉越會稽人曾祖光祖鞏父後民承奉鄭

入太學以上舍賜同出
至真二州不至信考行孝謹
泉自側溢役夫謹趨功
人零落既聞君講說切
知州通判闕請攝事所治
君學與材交相發也名聲
大震特從
年不得上後進多欲躡君
君閉戶讀書不自
特用爲太社令遷太學博
士嘉定六年
與中感疾歸而卒年五十七
明年十月
八子成孫慶孫女已嫁者
錢洪魏成之

本行者世溪主簿趙希亮國子進士趙汝憲相與
其肺於五雲鄉綿奧成孫以君嘗所對御試第
自記本末來請銘初將對策問同舍時事所宜言
驚搖手曰草茅諸生乍見天子詔固有淺深次第
耶君曰不然罷賢良策進士當世要務無不
寧行之矣且儒歷入廣殿一生前未有此而
而問舍竟登甲科君第居下歎
以不樂聞過輕量明主
上達有司罪也至是二十年甫爲博士幾復見天子
博士而止不幸不及見命

見已有日不料道何等語以對策時意氣惟君所欲
其能不擇淺深次第而盡言之果矣然則不以不及
子而不啻一博士者爲君恨當以君將盡唾所欲
不及見者爲君惜也銘曰
子中道我勉而進徐行方軌九折之峻萬鑛一
壁其沈熟知我悲刻銘斯陰

水心文鈔卷六終

水心文鈔卷七

還淳方檠如朴山選

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致仕沈公墓誌銘

嘉定五年三月朏越明日朝請大夫直龍圖閣沈公卒於是宜人强氏歿十三年五子二女子曰燧鄉貢進士焯進武校尉傑從事郎監提領所糴場門燾迪功郎監鎮江府東北較務然免解進士女嫁承直郎扈武者亦已卒次嫁王唐卿十月晦葬公於開元鄉管社山與强氏同藏而使來請銘沈氏自漢以後冠冕名聞之盛代不絕於烏程公六世祖遇始別居常州至曾祖宗道猶

未能以仕顯至王父復考松年及公皆中進士第復爲朝奉大夫松年登太學爲博士而公教授處州掌刑工部架閣文字國子錄太學博士樞密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祕書丞著作郎贊讀嘉王府兼兵部郎官遷起居舍人起居郎皆兼侍講有位有賢相繼益章然後無錫之沈始亢其大宗公諱有開字應先少學志其大者張欽夫呂伯恭官京師浙西士不知敬公獨從之薛士隆陳君舉客於毗陵公又從之心爲範防物爲經制脉理灌輸而不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人視之憤憤而公陶然有以自樂不顧也蓋晚乃奏上舍名朝廷方

選舊人使教國子而公在焉竟講下簾重扉深拒未嘗妄請謁畱丞相異之喚語揖坐常聳聽移日當是時丞相患淳熙末知名士不採察而沉廢於賤冗數年間拔用幾盡士權喜誦說以爲自趙元鎮陳應求纔有此爾丞相旣得譽於天下而公陰贊密請力尤多天下雖知公助之而莫知其所以進者何人公默不以語人雖子弟亦莫知也然不悅者固已忌公及教嘉邸反覆深切尤詳於君子小人之際則忌益甚上卽位欲習知國家事故宮僚二三人日再宣引入禁中賜坐問民疾苦皆非前例所有繇是忌者合勢相與排公最先罷又以危

語中之坐廢斥十年公恬不爲動已而稍悔寤使知徽
州不得已強起屢求去奉使江東迎吏守門迫公行固
不往復以知太平州遂乞致仕又幾十年年七十九而
後卒其居家無酒肴燕舞僮奴衰落終日整坐閒行視
園中草木所從惟耆年久故南北之過賓及有職任於
時者皆辭以老病不見也嗟夫士非不欲自賢也迷謬
於趨捨操術之異顛沛於得喪憂樂之殊壯而合老而
悖而得其所謂賢者鮮矣公學不銜於繁而能守其要
及其用也不榮其身而思以畀其徒終其老也安以儉
退而無累於得三者人之大節而公兼之斯其爲賢也

歐銘曰

蘇常中間季子所國地卑而爲野兮無錫之山繚而特
水汙而爲澤兮無錫之泉冽而食允矣沈公以配茲德

李宜人鄭氏墓誌銘

天富北監在海玉環島上乾道丙戌秋分月霽民欲解
衣宿忽衝風驟雨水暴至闔啟膝沒及雷蕩曾至門已
溺死如是食頃竝海死多數萬人監故千餘家市肆皆
盡茅葦有無起滅波浪中老子長孫無復安宅四十年
濮陽李寬知監事民賴其力始就高燥立棟宇坊巷繩
引閭伍鱗次旣滿諸司輒畱止不得代凡六年而監市

成略如丙戌前矣噫四十年而後得一監官何好官之
難遇歟雖好官六年而後集然則以急疾草猝爲功者
非虐歟以故李君每來予禮接不怠君以其母夫人狀
授予錄不辭夫人鄭氏徐州人曾祖僅從祖望之皆有
名先朝至侍從貴人夫曰朝請大夫浙東參議某丞相
文定公迪五世孫太子少保東之四世孫旣生大家其
歸又相明也家法不教而嚴家政不慮而修參議爲奉
直子夫人前後事舅姑無違愛子不異庶嫡遇妾媵亦
有意參議沒子孫遵其德貴賤百五十人合堂共食新
嵬之郊以爲是北方名族能存其舊風可效而行者也

夫人卒年七十五葬從其夫子十人得仕者文宿與寬
也孫若曾孫男女壻若羣孫壻又數十人嗚呼可以爲
衆矣銘曰

其衆則增其賢必升夫人之承嘉定八年二月日

寶謨閣待制知隆興府徐公墓誌銘

公諱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有徐寅者相王審知
寅之孫薄其官遜於平陽自號處士寅以上無世次而
處士廟於沙岡爲別祖公二大父仲熙世克考迪哲皆
以惠愛稱今江南石馬頭百閒其所爲也公貴贈迪哲
奉直大夫公登乾道八年進士第教授池州江浙後進

負擔來學宰相曰當爲太學得師徐博士遷樞密院編
修官太常丞天子親政久威柄積上臣下多皇恐顧望
事惟奉旨而行公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
下誰與其功上色莊改論樂制公對宮亂則荒其君驕
商亂則陂其官壞上遽和容受規徐曰卿可謂不以官
自惰矣丁奉直憂知徽州光宗內禪公奏三代聖王有
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願陛下守
而勿失宰相邀公畱公謝曰某方欲勸公去奈何歎縣
上妻殺夫以五歲女爲證公疑曰婦人能以一搥致人
死乎緩之未覆也旣而實稅於庭死民母及弟在焉乃

言我子欠租繫久不勝饑大叫役者批之墮水壘耳宿
昔死矣然後保正伏罪併劾受賕吏闔州感動所謂實
稅者婺源戶餘三萬而絕六千其新安還朱鄉戶稅
役十無二三公始令民以干照造簿自實其稅應者蟻
集婺源諸大豪不喜謗於朝移提舉浙西公請訖籍而
行不聽公在徽常單行入村落除其賦萬緡山谷叟老
具鼓笛侑酒送公泣而別過朝疏兵民十二事持不下
畱丞相請付外上悉鉤摘要語多施行者時方拜右丞
相將引公自助延納甚密公曰上聖質寬平相公宜匪
躬協贊若意向有偏禍不旋踵指而起浙西水利尤重

公論其切於時者曰昔下流不疏而水上溢故鑿直曲
港還三江故道開宜興百瀆所以順導下流也惟高亢
田徑乃瀦堰之爾昔之言水如單鍰邾豈皆是也今開
吳松江下流與宜興瀆屬之海者無慮數十百所異時
浦港磬折以趨海今近浦之民多取徑直決蘇湖常秀
舊爲澤國比年雨或後至種且不入蓋圍田衆而疏導
多也小人見利不畏其害圍於淺水旣爲高田圍於菱
蕩旣爲稻田二俱不已復有下脚始之重陂大半爲土
始之良田背水自曬十日不雨農廢作業然且承用舊
說又將疏之失利害之實矣故舊田溝澮當濬治圍田

下脚無輒開已開未填當捺合今之言水者能行是三
說則高原舊田還爲衍沃而農不病矣入爲吏部郎遷
右司左司今上卽位遷檢正中書門下公事兼權刑部
侍郎歲不熟半天下宰相以命公吏或夜半攜乞米奏
至歛起擁被燭其重輕量分數應之報下未嘗失時刻
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公歎曰京師彈壓如傳餐耳
況應辦手掬食也首善何所仰請於上曰今鰥寡孤獨
夜宿煖堂寒苦而餽錢無所得臣欲度都門外爲八居
養院費大不給內帑皆三朝恭儉之積陛下幸圖之上
蹙然曰卿言是也賜貫餘四萬卽相地市木會有御史

劉德秀疏罷慶元元年三月也胡紘再疏責副團置南安軍移袁婺州嘉泰元年六月始聽自便久之復朝散大夫提舉崇道觀二年王師北出以公知江州辭不獲與子渾杖策赴郡敵數道迎拒兵壓江漢姦民乘隙謀亂訛言相恐公捕誅首惡字其餓羸恩接賓旅募人於浙東部分練習燒塹築城創輕舠船往來捷疾繇夏口而下依公爲強敵旣去朝廷是公所爲除集英殿修撰尋待制寶謨閣知建康府兼制置江淮初敵圍廬楚不下而歸猶綴濠州以待和時時抄劫與我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迸流江南在建康者數十萬皆曰敵再

至矣公晝夜拊循益備禦請專扞敵勿從中御朝廷疑於和戎弗利亟移知隆興府黑風猺羅孟傳與其叔羅時忿爭讎殺湖南抑孟傳而右時孟傳怒殺飛虎親兵以叛禍連江西吉贛四州勞於戍守孟傳囚土豪以情愬公且乞降公爲列上曰受降非臣事也顧大計宜聽詔許從江西降而公已病旣而賞及兩路公不預也嘉定元年有星隕州之南明日七月朔而公卒年六十五年十一月朔葬於鳴山夫人宋氏先公卒二子冲迪功郎渾將仕郎長女嫁西外宗教林士遜次進士章學禮幼未行也公少而異質自然合道天下雖爭爲性命

之學然而滯痼於語言播流於偏末多茫昧影響而已
及公以悟爲宗縣解朝徹近取日用之內爲學者開示
修證所緣至於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雷霆冥外
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有得也前後執政以國事訪公
者告之必盡初光宗疾免到重華而日視朝母改中外
交章論切公旣入諫退見宰相淚落曰上慰納從容然
目瞪不瞬而意恍惚真病也已盍爲詔四方禱祠郊廟
進皇子嘉王參決畱丞相未及用逃之徐村上使公論
還浙江亭復其位疾終不愈孝宗崩又不能喪公與少
保吳玕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答羣臣禮幕

士取簾幃俟命后自祭奠乃止於是將禫上臨喪未可
知也公憂憤嘔泄臥責趙丞相曰自古人臣爲忠則忠
爲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
欲坐觀非雜之類歟國家存亡在茲一舉趙公問策安
在公以知閣門事蔡必勝授之使同爲知閣韓侂胄固
請於太皇太后禫之且嘉王竟立嗚呼當是時謗讟橫
流而天下之口不可遏矣微公定計將使一夫攘袂而
趨然則社稷永安而宗廟常尊澤施於今者公之大節
不可掩也余觀公忠利慘怛能任大事視人如己本無
以取嫉於世而世亦無忌公者獨侂胄旣得志則驕肆

公面誨之慚恨故得禍最酷流落十年不復用銘曰
古之間道以身爲言開乾闔坤圓方各旋後之間道以
言爲身因其已行筆舌之陳人實不宏狹而易安公胡
早悟嬰此百難紹熙訂訂天作閔凶舉世驚哀莫敢弭
鋒公初何營裂肝碎腦公後何成宗國是保彼譖人者
不祀忽諸畀爾枕席詒我泥塗生不求榮死不求謚人
臣之義惟以自致鳴山高高終風續濤爰居時來助其
永號

中奉大夫尙書工部侍郎曾公墓誌銘

公會姓漸其名字鴻甫建昌南城人曾氏散居江南閩

浙仕無不取卿相其別自撫州房居南城者至公會祖
處仁祖度始種殖於學爲儒先生父發用累舉恩監文
思院公生未十年徧讀經史默誦左氏能通舉大義筆
下語五六十翁不能爲踰冠三上省以第二人賜及第
授承事郎簽書南康軍判官政纖巨一佐其守值旱饑
沿村勸糶又決獄問囚走旁郡勞苦未嘗辭諸司賴其
親己合議薦之公逡巡辭曰一路當薦有幾不知求何
用我曰名孰先於子公曰刺舉不責功實而以名取人
縱我急進不愛惜得無反墜棄之乎固辭而免召爲國
子正遷博士祕書郎實錄檢討官時論者方以道學爲

偽攻訕出一口公厭之求去得請矣有覺其不可者畱
於朝遷著作佐郎兼考功郎官求去不已知滁州會新
立法不更邑不守邊請主管冲佑觀知興化軍將行文
思卒初韓侂胄陰執國柄宰相以下升黜在手公不往
見故御史程松希指罷公至是侂胄自爲平章軍國事
未畢禫而以祕書丞召改著作郎兼兵部郎官軍器少
監祕書少監公以驟遷爲非復求去不許方下詔伐金
直北門者旣辭不就將用公公曰吾初不與議必用我
卽以自所爲言者具之詔遂寢又將以公檢點樞密院
機速文字公復力陳不可又寢速求去侂胄雖不樂然

極重公遷祕書監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兼權中書
舍人自侂胄貴臺諫給舍供隸役彈劾封駁皆具簡請
命意所欲者指授行之侂胄殊不以望公有論執卽時
止右史陳子翀歸自泉州衆畏其兇險公曰是嘗無故
自言爲察官者今地位已高必抗顏據要路肆其噬搏
善人無類矣侂胄不敢違爲改一州使去於是女真雖
退而濠州屢擾小使議和久不決金堅責正隆以前禮
賂持論者各懷苟且公雖衍大義載於訓詞扶善警姦
得承平奧雅之意又爲改定誓書以存舊體俄而侂胄
死素抑奪者多收用而趙彥逾亦在中公爭曰彥逾無

預世道興衰何爲於此又將籍故宰相陳自強之家公
又爭曰國家本忠厚爲德二百餘年矣豈以自強故薄
哉時公已病於更改向背之際多不合慨然歎息曰天
下事止於是邪遂以親嫌乞免且以病力祈去除權工
部侍郎陞史官爲同修撰病遂不愈開禧二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卒年四十二顧其子曰汝雖貧尙有田宅謹
持門戶無因我死乞憐於人嘉定二年二月十八日葬
於太平鄉香山夫人汪氏封恭人子曰穎茂承務郎監
福州水口鎮曰穎秀修職郎新監紹興府苗米倉曰穎
敷早卒女之壻曰衛樛某官幼未行公孚尹明達旣早

慧長益貫研古今出其英華皆有新意方得志於科目
不知者以凡人料之謂其馳逐資富貴鮮澠相矜伐而
已而公謙明無傲世之行簡遠無近俗之名未得不願
進暫進輒求退處樂而憂遇變而安當慶元嘉泰閒朝
衣負塗炭之羞而以冰玉自潔青蠅蒙樊棘之誚而與
鴻鵠偕逝合德引類思深慮長天下以爲賢而宜書死
而宜傳惟公也銘曰

孰司下人逐死奔生有膏其汗不臞其清是爲鴻甫正
性之閑衆攫羣攘舒徐其閒時雖我畀我不時卽進怯
退勇先義後得終於開禧始於慶元吉士庇國如珠潤

淵日之所杲月之所耀不可蓋藏可以竝照香山之岡
雲木茫茫其年短折其存永長嘉定八年九月日

毛積夫墓誌銘

毛予中字積夫髫髻有傑氣十七時游江淮亂後邸店
未復臥起草中時時與小寇遇行數千里知形便阨塞
涕泣曰管樂不再生耶夜捕鹿迷失道旦見樓堞轟然
合肥城也值帥方打圍戈甲耀日君薦虎皮道旁燔肉
煮葵菜浩歌縱飲弗爲視帥揖語大驚延上座稍長親
師友學習今古諸生不能言者盡爲言之復出沔鄂得
賞豪名世士識別相與懽甚因畱門下終身所至專席

高論袞袞無對怒馬獨出不施鞍勒或入酒壚憑高悲
嘯衆共怪不敢近荒旅窮肆飯客常滿或閉門袖手借
書危讀經旬月無不通人畏其博而專也然不得騁於
科舉禮部嘗欲第其文又議不合而止余屢諷君年過
五十矣氣惰將衰血燥將臞宜返耕築室以順天命無
徒取俗子贅疣也君怏怏不自喜尙行游無怠至踰六
十度決不偶矣始棄去蔽長松吟小山招隱諸詞哀憤
激烈作振衣亭請余記未畢而病嘉定八年五月二十
一日以書來曰某自量不在友朋下幸賜之銘抑揚咏
歎之死不恨矣其明日卒嗚呼人之所長世固不易知

君之所有人亦不能察也然使其當蹉跎之年而與之以奮迅之日則必損奇特之行而爲平易之趨矣詎輕測哉所居瑞安深谷號毛家山以毛姓者二千入祖鏗九十三父驤八十六皆篤學好善稱於鄉君自謂壽種故其規圖常寬遠若有待然纔六十五娶張氏正而婉生四子允兌克充二女輯輔再娶康氏一子曰應早夭九年某月日葬瑞峯山廣度寺允來速銘予老憤憤下筆未數行耳如附蜩頭眩轉不自支其於抑揚咏歎之意蓋微矣故所述僅如此然可以觀其略也銘曰
不設志以滅命不厚生而薄性古之人哉嘉定八年九

月日

徐文淵墓誌銘

君名璣字文淵任主建安簿麻溪峒民業鑄兵鬻鹽者官窮治羣捕因相聚爲逆多殺傷官軍州恐以君將而往君不用衆但命土人持榜告諭皆散去罪止三人監造貢茶其長欲取於數外君正色曰此人主所以薦天地宗廟非臣下所宜得移永州司理兵官大執平民爲賊冀以成賞君明其無罪盡釋之丞龍溪縣城旁陂舊稱漑萬頃豪黨私以爲田陂浸壞君旣按視卽疏鑿如舊規移武當令改長泰令未至官嘉定七年十月二十

日卒年五十三初唐詩廢久君與其友徐照翁卷趙師
秀議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隻句計巧拙蓋風騷之
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四
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繇此復行矣君每爲余評詩
及他文字高者迴出深者寂入鬱流瓊中神洞形外余
輒俛仰終日不知所言然則所謂專固而狹陋者殆未
足以譏唐人也得魏人單煒教書法心悟所以然無一
食去紙筆暮年書稍近蘭亭余謂君當自成體何必蘭
亭也君曰不然天下之書篆籀隸楷皆一法法備而力
到皆一體其不能爲蘭亭者未到爾非自成體也此論

余尤駭之君與余游最早余衰甚朋曹益落君將請於
朝棄長泰終從余未及而死垂絕忽長歎言爭爭者數
聲其妹撫之曰何爭張其目視曰天爭妹又曰天何爭
復力疾大聲曰爭名也遂卒嗟夫君之志固遠於利矣
豈以名未就而有不足耶徐氏自君曾祖逢祖贈朝議
大夫澤爲泉州晉江人皇考潮州太守定始爲溫州永
嘉人君娶劉氏子曰鼎國子學生曰呂八年十月十二
日葬建牙鄉郭溪銘曰

如是而足以名歟則所名何止於此如是而不足以名
歟則古之爲名寡矣嗚呼文淵其視斯銘余之所傳天

亦不爭嘉定八年九月日文獻公何君墓誌銘

故通直郎清流知縣何君墓誌銘
何君名瀚字叔禹處州龍泉人其爲南城簿明州造船場皆以憂不任事後自溫州司理紹興府比較務六年而用薦者知清流縣開禧三年八月十五日卒於官年五十六先是夫人富氏歿三年矣嘉定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合葬於北里山子一人曰處權轉運司發解進士女之夫曰張希顏君門地貴重蓋太傅清源郡王執中曾孫徽猷閣待制志同之孫也父佃官差減猶奉直大夫然君自待如寒人單士未嘗以勢加物居官明恕必

舉職而不爲苛暴尤恬淡遠於聲利羣從多已顯而君故常調泊如也將往清流值淮北旣交兵衆勸無行君曰遇患不避義也州檄縣饋軍前獨君能至全椒來安不至也旣而宿壽兩將遁走潰卒聚滁河無食謀且亂君以戍兵糧貸之得免敵決逾淮吏焚廩棄積而南或又因以爲利君獨攜口券馬草錢五十餘萬歸之總司守怒扣空篋強拘之總爲誚諭乃已敵退守與郡僚畱金陵沙上賣酒不敢返君挺身坐黃悅村招散民種稻趨刈麥晝夜暑濕中遂得疾縣人賴君方再造惶恐扶輿醫建康冀其愈竟不起哭而去悲夫自復讎之議出

余固慙慙論奏謂須家計牢實彼必不可以進而後我可以不退且盟約久定矣必彼先破壞而後我徐應之不然前直掩而較後曲藩牆擾則堂奧搖矣執事者不審輕動妄發未幾勇怯俱弊使據正守義如君之賢者勞苦困極而不得以老死故其喪歸鄉人迎之無親疎貴賤皆霑涕雪泣非特其恩厚素感於人亦以君仕不逢失其常所而痛惜之也嗚呼非有述於後則何以著君之志而塞其子孫之哀宜處權請之勤也銘曰
身都子男兮家相門往而不還兮墮時紛故園有茹兮溪有緡魂乎歸徠兮無怨呻嘉定八年十一月日

林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平陽陳營里人嫁同縣林璞二子善補善祇二女婿彭表韓原林君田不盈一頃多萊少熟父母老遜其業而林君晝夜誦書攻文高吟嘯絕不知家事事一關夫人夫人能飾無爲有久而若自然夫之父母安焉其後頻死喪歲惡田且盡猶力課其子學不怠比寡居而病風濕沈廢逾二十年夫人常順聽無悲戚有勞苦之者欣笑彌日得好語而歸人以爲難當是時善補經營四方傑材偉工無不師友然尙疑信未決獨夫人以其志許之已而善補及進士第教授無爲軍兵亂人

相食俟閒輒謁告視夫人夫人麾使速去曰汝已出身
事君又反顧乎嘉定五年九月某日卒年七十四蓋舅
姑夫子不疚其艱而相依以成者固人之常理至於饑
羸疾痛不失其善而必與以報者亦天之常道此夫人
所以兼得之也夫人竝家有鹽亭山阿阜深衍卜者指
斗門之北曰是宜冢藏善補稅於官十畝初光孝寺亦
佃鹽亭山在斗門之東繇戴家山而北僧以官人所擇
必山之勝也因內熱冒爭之曰此吾賜山也旣又曰吾
山所至也有司索文書驗視不酬吏取重貨持不冝決
僧詛鬼路罵聚刀槩期以死競後二年御史民曹交相

趨符移總總常平司定以善補爲直然後十二月初六
日葬夫人於山之原嗚呼有是哉夫貲不足以買山而
葬於官荒之山此譽士之窮王政所必矜也遁耕織之
勞而欲擅山海之富此異端之橫王法所必黜也銘曰
徂徠躬耕葬百喪使皆如此訟何當蘖裡而揜孰在七
夫人之歸天與岡嘉定八年十一月日人太學凡三

劉靖君墓誌銘

劉靖君名愚字必明太學釋褐教授江陵府外遷安鄉
令乞致仕嘉定八年正月十二日卒明年二月某日葬
城北仁塘原君行己恭與人敬節堅而志厲學必是古

尤邃講說能自淺入深荆人聞者欣朗開達將校改服
以聽在安鄉慈允得民和旁縣自占季年再倍夫由果
求藝皆通方之材非以儒自局也始君甚幼家零落待
我而衣食父死伯不弔疑將耐於祖一夕舉其柩他山
哀呼僵踣幾不活者數焉遂羸毀終身入太學凡三中
上舍積歲月始升名比脫紵袍五十餘矣憂患之味早
視衆所甘殆若辛螫余丞相素知君至是且召用澧守
蘇若霍諸司楊呂范又爭薦君然自謂逾六十矣髮墮
齒折何以驅馳一世竟捨去不顧買宅城南四無垣塹
蕭艾數尺常展卷長哦醕酒薄羹盎如也垂三十年至

八十三而終郡人高其行無不歎惜觀文殿學士何公
率嘗同舍故學徒共謚曰靖君明其無競之德可宗於
時歿有以思存有以勸也舍法者館學之地也以經任
爲限蓋有委心歸計於未滿之先矣未有滅跡絕影於
旣滿之後也作邑者要路之儲也以改官爲急蓋有因
緣屬託於破白之初矣未有逡巡退却於及格之際也
雖然道遠俗散而天下無肥遯之士流風所扇旣莫不
然而君豈異於人哉惟尙往於招徠之不豫故謂之知
恥迎受於筋力之當衰故謂之知命此君之所以自安
於古人而今人以爲不及也君之九世祖曰存以上柱

國自建徙衢爲龍游人號江潭劉傳緒至君雖宦未顯而德皆餘於隱矣兩娶徐氏又繼以畱氏子曰克曰几曰凡女嫁進士應彌明孫四人女孫二人銘曰
量人而退非曰自晦量己而止亦其常理有或爲之有或不能是名靖君於後之稱嘉定八年十月日

鄭景元墓誌銘

景元鄭氏名伯英永嘉人隆興癸未進士甲科滿秀州判官調杭州泉州推官母老不忍行食嶽廟祿九年終母喪授寧德縣丞福建提刑司幹官猶不行於是六十三矣遂以紹熙三年四月戊午卒十一月壬申葬西山

余家與原上二子爲仁次求仁早夭女嫁蔡幼學李復陳鑑世常病景元負氣不屈折故不用殆豪士哉以余考之景元信道不苟且寧不用蓋志士歟方秦氏以愚擅國人自識字外不知有學獨景元與其兄推性命微眇酌今古要會師友警策惟統紀不接是憂今天下以學名者皆出其後也其論議憤發筆寬墨餘佞者褫魄貴者奪色豈血氣爲之使哉然則志也非豪也故事第四人與上三人踵躡以進累日月皆至卿相景元恥自言故甘爲選人最後朝廷以幹官者拔滯淹之一門也景元笑曰此冗官爾法當廢省可身踐之乎卒以疾辭

夫思其職不利其祿然則志也非豪也自其兄及薛士
隆陳君舉擅一世臧否號爲方峻景元不然雖閭巷一
介之善甚或輩行絕數等未嘗不委曲外比售其聲名
家產無十金僮僕單特賓從晝夜集鰲肺烹蛤蜊蔬橡
雜陳之急難窘助扁舟徑往夜半扣門攝衣偕出矣景
元果豪耶不以富貴適己而以貧賤徇人耶故曰亦志
而已矣始行之游陳鄭聞後壻鄭氏景元爲余言參政
李泰發之孫委禽焉吾顧不敢已而中第今爲臨海丞
景元歿二十三年夫人黃氏卒旣合葬時行之以龍圖
閣待制知福州書來曰鄭公遠矣宜於此乎銘夫豪與

生盡志死不滅立德之本也孔孟所尊也何較遠近哉

銘曰

陳代嘗言枉尺直尋孟氏所訶曰有利心嗟乎景元尺
何必枉旣定之榮矢而不往以介責身以通恕人餓於
西山草秋木春嘉定八年十一月日

東塘處士墓誌銘

昔平陽陳巖學能造微爲陳君舉徐子宜密授不幸早
夭二公哀傷俾余記其藏時余自都返繚出荊州茆舍
倉卒巖弟志崇蹤跡參訊追及余西山重戴拜伏又逼
同婺越兩界乃得以竈志崇詞藻精麗從余久每語家

人細大輒噤不吐余竊怪詰其故則長愾淚落曰吾元
銘而吾父踵逝亦有意於子以吾未與士齒也率三歲
遲之遲六七而吾老不堪士矣不敢怠不敢請卽死無
以見吾父嗟夫余文無用於地上矣豈志崇姑欲慰其
父兄於地下而然耶君名瑾字國器繇左廂兵馬使十
世爲石床里人床方三尋平如琢相傳古有異人所爲
飲弈也君軒岸沈雄言動未嘗妄旣苦志不酬右書左
琴以善娛樂其行常損己益物種植甚遠積累而可稱
紀者衆矣然最著者在東塘初縣驛道東北皆行水中
漱淖墊沒數十里晨暝風雨咫尺斷還往北塘合一縣

之力聞乞匄大官歷年多猶未備君獨用一家力栽石
取底東達之海閱閩而成堅悍可履甚潦不能淫人以
爲君德更號曰東塘陳氏余嘗患世之富貴苟自肥於
民無毫髮利益君雖貧賤不爲身計特作此塘利垂無
窮可尙已卒年七十夫人林氏先九日卒林氏淑而知
禮事姑九十白首盡敬閨房資以爲法志崇弟曰德崇
二壻曰林萃邵持正旣葬君於安仁山二十年而孫男
七人皆以長立孫女三人其二已嫁而曾孫男女亦三
人君嘗以志崇得解恩與修職郎然不足爲君道而君
亦諱不冑當也故題其墓曰東塘處士而銘曰

承於祖而未信付以子而猶疑孫衍曾蕃東塘豈欺嘉定八年十二月日

中大夫直敷文閣兩浙運副趙公墓誌銘

公名善悉字壽卿父不尤知橫州祖士起武義大夫曾祖仲馴開府儀同三司繇儀同至太宗四世橫州初入宗學以文占上舍而有武力靖康之難走相州與岳飛善聚兵萬人將迎二聖雄張河南北巨盜皆避之曰此小使軍也高宗立以衆歸御營復從飛武昌飛死秦檜奪其兵抑守嶺外而歿公孤憤激發痛橫州以投筆自挫束置袍笏不挂身娶婦清江一月誓之樂清舅家賃

僧房業舉子夜誦依佛燈或日昃未爨履襪穿垢如是三年得京官往視其妻未及境有蕭某官者同宿漫問李通判安耶曰嘻死矣女嫁宗室流浪音信絕數年矣公笑因敘本末蕭驚異後公爲郎而蕭位執政爲上言如此知無錫縣丞初有印板帳錢吏茫昧不能理欠負十七八公補舊增新常多三四以上知寧德縣邑小易治公亦竟歲無所咎罰通判臨安府敏絕爲一府冠孝宗知之故令以事至殿中者再瞻相良久喜動色擢知秀州金字牌忽夜下上親札曰海鹽地高病旱豈有水利可興乎河成至今爲腴田還朝命除郎黃參政不奉

九心文錄 卷一
詔王丞相請與大州知鄂州以嫌改江州始有旨射鐵
簾公多與金銀鼓舞將士奏藝爲諸軍第一除度支郎
中侍從夜直上論朝士能否獨稱公材前後十數內出
姓名知臨安府大臣猶難之進太府少卿於是上旣欲
驟用公而軋於外庭御史遂以爲公罪上怒塗抹其疏
幾盡然亦罷公光宗語宰相趙某今安在壽皇所囑付
也除提點鑄錢諫官疏復止知徽州庫錢滿溢寄於外
廊其歸公使者盡以代諸縣賦移江西運判除直祕閣
兩浙運判金使張汝方暮發京口礮車雲上風挾浪成
山且覆且號夜乙丙公擇金山隈處列炬火累百募人

鉤其舟浮棧以濟國信吏白例卷當自正門入公叱曰
汝欲葬使人魚腹中乃已耶陞直敷文閣副使憲聖后
攢宮復土第勞當遷侍郎公已病歎曰吾昔遇孝宗蚤
居此矣今夕陽之照爾潤家可也報國乎何有力辭而
免慶元四年五月朔卒年五十八八月某日葬明州定
海縣太丘鄉啟霞山夫人李氏封齊安郡子曰汝鐸承
直郎汝鎔宣教郎知浦江縣汝郊從事郎坑冶司幹官
汝鑛高州文學汝駟從事郎臨海主簿女嫁文林郎錢
芑朝散郎知寧國府張忠恕孫男二人孫女四人公爲
政速於赴機事常集而無跡期會不迫而信治財以寬

民獲貸放而官有餘資廉儉終身不用公庫物在上前
言論率樸透底無枝葉上亦坦懷歡笑肝鬲親厚嘗謂
公曰周天下事每日須過朕心下一遭畱卿相聚正欲
共此不可遠去也蓋孝宗之有志於治如此用人必親
簡雅不任宰相宰相往往慚沮曰此何以得進同類亦
恥不預輒譟曰此繇某來也雖疑似無實然卓然被知
於人主者地偏而交疎孤外反甚矣故雖一意保持而
不勝百計之排斥嗟乎方公盛年使其朋黨比周矯揉
以應虛譽則何懼不用而摧殘困折終不能有所爲者
豈非伸於上而顧屈於下哉其後天子一切恭己以事

任其臣舉鴈行魚貫以聽而公於是時亦始爲任事者
所知然公寧以人主之知受屈於永久而不以人臣之
知求伸於須臾此余之所以賢公也性專介重執未嘗
曲己徇物薦士尤謹在兩浙或請薦沈程公以程犯賊
不許在江西薦許中應李肅皆善士時所謂僞學畏不
敢舉者也在秀州黃洽爲中丞薦其所親公聞澈浦監
鎮趙師石之材而未識也薦而後報曰宜以中丞所親
爲後洽大恚故迄其去毀公不置嗚呼此又可悲已銘
口

富矣啟霞金碧瞰瞰四獸維之中可一棺咸曰天造樹

以斯原噫余趙公曠度逸羣神往無方豈是之墳懿其遺聲以世厥存嘉定九年二月日

厲領衛墓誌銘

君初名仲詳後名仲方字約甫有厲文才者婺州東陽人也仕唐爲都督刺史文才四世孫元爲殿中侍御史其居號御史里乘驄鄉元之後至君曾祖凝祖邦用皆不仕而父邦俊以君仕贈武義郎君中紹熙元年武舉任待衛步軍司計議官武學諭閣門舍人副賀生辰者使於金出知安豐軍復還閣門出知和州王師北討賴其能就權廬州俄召授左領衛中郎將金內侵朝廷憂

在江北令君建康防守敵遁歸復還領衛用御史疏罷主仙都觀又用中司疏降秩徙邵州嘉定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年五十四卒於邵州九年二孤倬侯始以柩返十二月庚申葬於仁壽鄉鮑莊紙白山始君與余讀書諸生旬沐歲省皆散去君獨閉一室未嘗窺戶竝試兩學示若文有餘者博士蔡鎬見而駭曰吾周旋武學歲月多矣未省有如此文字余笑曰此非子所知也已而及第第一人然自後屢舉進士遂不中其入閣門試而後命蓋天子所以異待武人比於館職被命者以爲榮而領衛尤親近君顧不好特俛仰繫縻其閒不欲絕也

嘉泰中邊事將動謀妄言金衰有證宜卽取君在安豐嘗奏淮北饑民扣關求救接初無意也柄臣遽從夜半下其議議者因共指君爲開隙生事語聞四方雖其故友朋及爲士者亦交尤之金旣卒叛盟而君竟坐貶死嗚呼可哀也已夫縉紳守和親介胄言征伐繇漢已然矣其不能相合而相非至於喧忿譏悖而相加以惡亦其常情無足怪也故季布廷諍欲斬樊將軍而臧宮馬武之請至煩人主諄悉詔諭而後止豈非往事之明戒也哉君爲武人蓋失路誤入爾人猶以故步期君其所以責之者抑所以厚之歟然使君致其壹於進士何患

不如武舉所得褒衣大帶掌幄中之論無冒十死九生之危夷俟而訾其缺則人之所以責我者而我反以責人矣不亦又可哀也君勸安豐種桑數十萬株墾田數千頃置歷陽軍實甚衆後人用君所造九牛弩射殺敵驍將於城下又用戰車敗之清水鎮素不識田琳而知其材以告余余爲言於朝使代李爽戍合肥敵不敢犯來建康也敵屯定山十餘萬君募石斌賢夏侯成再破走之敵畱六合余趣君解圍料其當自退不亟出兵敵卒去其謀効審的多如此然世人責君方深故未暇明其功雖余亦不敢言也斯又重可哀也夫君娶張氏先

卒再娶同甫陳氏子四人曰倫曰倬皆太學生倫早夭
曰俟江西轉運司進士曰合女嫁吳瑾承信郎呂珣孫
男一人曰簡君母吳夫人惟一子自君之貶常悲思哭
泣比死哭不絕聲及還哭之慟以歿噫子祿養而不及
終母壽盡而逢其凶若夫人與君其又皆可哀也銘曰
嗚呼厲君迪知忱恂百家縱橫六籍輪囷亦旣豹變剛
柔蔚文曷履虎尾喪其匹羣人喜攻瑕天獨與純回祥
復亨展也子孫嘉定九年十一月日

趙孺人墓銘

嘉定九年十二月壬寅趙汝鐸葬其妻樓氏於樂清縣

永康鄉崇福山樓氏在四明累世貴重孺人父鏐知鄂
州從父鑰參知政事皆以文學名當時女兄弟百人相
視以能相聽以巧功容範節自然應會孺人尤謙敬謹
約始歸趙君少年爲材吏頭角暴起已而久不合退居
山窮水絕處慕王霸梁鴻夫婦庚麥秀五噫之歌將遁
身遠跡以自娛佚而孺人特喜浮屠道常危坐蔬食食
纔半掬滋味甘酸未嘗經口若無饑飽之意家人以爲
難且懼其瘠然莫能回也是年八九月有上氣疾醫每
煮藥輒靜定寂默藥不果進以是病革索浴洗換新衣
提青背子白其姑曰奴死罪不應著此下見先舅然去

路別人間浮侈之飾無爲也已丑巳卒二女素孝愛拍
肩齧臂振牀哭踊無數久之忽開目曰汝不曉事妨我
復起愈危坐誦佛名聲聲相連氣浸劣命所善更迭誦
念不已庚寅向曉黑大呼曰彌陀接引可去矣遂絕彌
陀者釋氏所言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者也嗟夫生固無
所來而死亦焉有往哉然自怪奇誕謾之說行於中國
聰明豪傑之士畔而從之以彼分別影事之心醉夢沈
酣於其間至於生死之際變壞逼迫其不顛沛失據而
能全其守者千百而不一見也而孺人顧能之何哉豈
古人所謂恒德之貞婦人之吉者特其學之異而然歟

傳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君悲傷旣甚而
孺人之死又能卓偉如此故爲記於墓上銘曰
天地氤氲孰餞而生其死則已孰導而迎執妄爲神異
說孔殷安爾真歸勿墮勿淪嘉定九年十二月日

故知廣州敷文閣待制薛公墓誌銘

公名弼字直老薛氏自晉徙閩者左補闕令之在唐有
高人之目補闕孫懷仁爲溫州人懷仁九世至公會祖
元禮而父強立始及第終江寧府職官公政和二年進
士任懷州刑曹教授杭州召對語不合教授滄州年饑
賑以學廩守拒之公曰民餓死士何忍獨飽糴不償某

當坐已而補舊有贏糧焉辟浦江令時所至告事魔者
牢戶填溢縣亦誣逮數百人公一筆放遣燕山免夫錢
既集而郡仍別科公執不下民自載輸官曰寧費錢毋
失令也知桐廬縣清江丞監左藏東庫中官王道使奴
挾旁視絹美惡多取之公白長貳下奴獄驚曰何敢然
亟移病請致仕長貳度不可詭奏宗室不奉法縱奴橫
帑藏陰祈道流其僕且以旨押公就職乃已女真犯京
師李綱定議守禦衆不悅公意與綱同除太僕丞參其
軍城圍解遷光祿丞公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幾而敗
綱救太原又言敵必再至宜先事河北且綱不當去宋

伯友提舉河防以黠檢見在糧草從伯友爲計畫甚衆
皆不用乞罷歸提舉三門白波輦運又上書擇代伯友
者既而分委安扶等李回復守河公歎曰今敗矣遂主
管明道宮六年高宗帆海入青奧門幸水陸寺公見呂
頤浩言島岸蕭條無以安上躬不如蹕郡廨增舟取財
皆有定所民不加斂扈從休息提舉淮東鹽湖南運判
王瓊捕揚么久無功更命岳飛么據洞庭陸耕水戰樓
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公曰若
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鬪也
幸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逐後斷江路

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以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
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進直祕閣是冬震電
大雪冰厚尺餘席益煮粥於市益去尤甚白晝剽劫羣
行而飛責月椿錢鄂鼎運分撥米甚峻公具奏天災民
窮詞甚哀切上惻然動爲捐二十萬出廣西常平貸之
潭永閒始復生理王彥自荆移襄遷延不卽赴彥所將
八字軍中原勁卒也朝廷疑有變以公直徽猷閣代之
問策安出所從兵少多公曰若志在除彥某書生也非
所必代之則湖南送吏足矣彥殊不意公至徑入府受
將吏謁大駭公曲折譬曉又大悟卽日上道卒賴以全

除岳飛參謀飛母死遁於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張
憲因辭疾下多効之洵洵生異語公強邀憲行軍謂諸
將曰太尉力乞張公而詔使隨至岳家軍馬素齊整無
故忽誼鬧是汝輩累太尉也諸將以告憲憲佯悟曰相
公心腹惟參謀知耶飛尋起復時去酈瓊纔一月人謂
非公此軍亦亂矣入爲戶部郎再知荆南桃源伍俊旣
招復謀叛提刑万不能制公許用爲靖州喜曰我
得據一州過桃源遠矣卽出謝伏發擒庭中收其藏粟
食十餘年新疆還進祕閣修撰陝西都轉運使以左司
郎召知虔州主管雲臺觀復知虔州修撰集英殿知福

州廣州待制敷文閣紹興二十年九月二十日卒於廣州年六十三二十二年十二月甲申葬永嘉縣太平山自宣和失馭天下安土樂業之民皆化爲盜賊更起滅千萬計劔槊不能勝旗榜不能綏垂二十年狙啖勢窮乃稍弭戢而虔南雄南安三州楚百粵首尾地尙憑負巢窟熾張如故公前後討蕩俞三古五官朱關索吳錦等賊相謂剝皮殿撰而閩八郡管天下伍黑龍卓和尙何白旗上崇廖七嫂滿山紅之屬數十萬公教奇兵立左翼軍校石城人陳敏爲統制積四年平豪賊百七十部初閩人依險立砦以守久則自爲賊公令有砦者勿

葺寇盡砦亦空民返家室道路夷行故紹興雖忍近買和終納外侮而內地馴服綱紀粗伸繇能用公而閩楚之功集也汀州李谷反信宿三萬人公急會師斷首尾夾擊浹辰谷敗僚吏不知也海寇陳小三載艘六十距境上給鄭廣兵三百與期三日求濟師不許二日大風賊不能進退盡虜以獻請曰始以一擊十不自意全公料三日何也公曰第從吾令無問所以然蓋機速神敏多此類而其家所傳則有甚異者余不得盡記也方艱難時士無賢不肖皆媮視苟息惟宗澤未及成忿鬱死趙立翟興不幸喪敗以功名著者陳規胡世將鄭剛中

而已公常勝無誤不以意氣加物裁割應手小大各成
殆踰於數公然初佐李綱與時論忤中從趙張事薄晚
而秦檜擅國深檜事天下不樂聞雖如公者未有以別
異而獨鄉人夸誦之爾可歎也然檜嘗欲引公爲戶部
侍郎公恥以言利進不答頗怒故止於外藩將死乃得
待制則公之爲檜用自其資所喜而非利之也公旣爲
岳飛參謀飛與其徒妄臣反冤氣貫日月獨公幸免其
子弟或以咎公嗚呼巨浸大疫殺人成丘死者之家不
怨免者知不以己之所遭同於人也檜果於殺飛而不
忍害公天誘之也岳氏何尤焉夫人胡氏劉氏子叔淵

福州教授叔宣嚴州錄參恂愉壻吳龜年檢正諸房公
事季升參議官孫洪朝奉郎浩朝請大夫澤潮州司理
潤上高主簿曾孫師度池州司戶師旦建康權貨務師
昉象州錄參師善師石師睿師山師道師昂將仕郎師
昂師正於是後公六十七年前輩無在者雖鄉人所夸
誦亦漸衰息浩未歿屢請余誌其墓不果而余又老且
死且與石皆曰若是曾王父之烈殆其無傳乃敘而銘

銘曰

薛繇廉村派於永嘉逮公十二始振厥華公學詩書公
本仁義天機流行且勇且智宴安之從士如束蒿礪其

頸吭嬰以斧刀惟公變化舒慘莫測鬼域陳前雷電掃
跡聞攘楚劫億萬雄羣惡首旣鉏還我良民北北南南
再奠枕席助成中興時公是方天下大矣非材孰理建
紹之間數人而已彼或不及磊落而傳此實過之寂寥
僅存佞碣諛碑何必遽載論久益明銖兩奚貸伊栢有
孫伊松有子爰刻墓門以示無止嘉定九年十二月日
故朝奉大夫知峽州宋公墓誌銘

曾祖表微知解州祖炤知豐縣父坦贈通奉大夫公名
紹恭字彥安歷監南安廟明州比較務心喪免崇安主
簿麗水縣丞知永嘉縣兩浙運司幹官心喪免通判江
州知峽州嘉定九年十月初九日卒十年三月初九日
合其配蔣氏葬會稽縣五雲西鄉秦望金山於是宜人
先十年矣子曰駒登進士第淮西總領所幹官曰驥早
六曰驥徽州司戶女嫁古靈陳杓知蘄水縣唐溥涑水
司馬楊皆已卒孫曰永孫德孫右孫孫壻曰山陰任獻
可公之來永嘉不以余賤陋損邑大夫重坐語常移日
意所縱奪微辭抑揚余默受教論承平至渡江公卿行
事本末其人賢不肖無一差忒爲之悚聽躍立激慕摧
省多矣而公治縣約期會緩征役早計預定陰化潛弭
視新進後生乍出智慮聚沙畫墁欲以立名字造威福

者力相百功相十也吏民皆稱公聰明允恕易事而難
悅謂後此更十五令無能繼者而其前亦鮮及也公既
中原故家見聞所趨與南士異外侃樂而中伉簡於其
鉅儒名人雖無不敬愛然猶不自滿至暴興者無所屈
改素貴者無所假易然終不示以同異之迹故世雖不
能知公而亦不能測也其爲峽州卽自乞不行六主冲
佑觀年八十五憊老不生於色慢游不設於身未卒前
八日親燎燔奉祭命駒謁冢下皆如常禮疾作子孫奔
去醫工交錯公笑曰吾命有所懸矣戒其幹力日晴久
省倉燥官輸速了乎初宋氏趙州平棘縣人而公奉議

郎茲丕之子也五世祖宣獻公佐仁宗賜其居京師春
明坊四世祖常山公遂爲開封人靖康之難宋氏奔迸
或在蜀或在越事定解州家竟不知存亡祕閣修撰名
煇公之從叔父也請於奉議以公後通奉而以修撰遇
郊之恩任之然後解州始得祀於南方余觀五胡亂中
國三百年士大夫氏族猶相通不以南北彼此限斷蓋
南之號令征伐尙時至於北方故也宣獻賜第在守文
極盛之時常山徙宅當稽古更法之際世臣巨室入衛
都邑尊隆本朝豈非重內臨外之義當然哉甫一再傳
天下橫流至於父子兄弟不能相保飄轉數千里外死

生莫辨疑信不分特以魂氣之所之歆舊祀爾顧平棘
今在何許蜀越有無一宗哀哉駒博習古今與余講夷
夏盛衰詳矣孔子許管仲如其仁然則非由賜所能知
歟銘曰
繼絕於罔象之餘立家於播流之後前軌尙存舊聞可
守憤發新功益振今有嘉定十年二月日

故運副龍圖侍郎孟公墓誌銘

良甫名猷姓孟氏元祐皇后姪曾孫信安郡王孫世家
具國史以承奉郎監秀州糴納倉歷臨安府樓店務嚴
州稅麗水縣丞浙東常平幹官除籍田令通判婺州知

南安軍信州召爲都官郎中改左曹尙右出淮東運判
入爲軍器監左司郎中直寶謨閣兩浙運判副使太府
卿兼刑部侍郎主管沖佑觀知婺州直龍圖閣江東運
副復主沖佑觀於是階累朝議大夫初余入吳而良甫
兄弟最先至氣斂然滋恭語退然益卑齒寒士中不見
異余謂世多賢公子習使人親近已固然爾徐而切偃
反復卽耳目之近以驗事物之遠瞻瞬領徹貫穿縱橫
雖寒士之深於造詣者不能至後數年行加修名加聞
天下言王公家無不高良甫之義繇此更踐丙外出夷
入險擇而守中勞而有成幹方舉德而莫有助之者也

良甫之學以觀省密察爲主外所涉歷皆切於心身所
覺知皆反於性凡情僞錯陳橫逆忽來幾若無所撓拂
而筋骸之束肌膚之會常得繇於順正其專悟獨了動
用不窮蓋非簡策所載箋訓所及然余欲其博達倫類
盡究古今之變以進於昔之所謂知道者而良甫亦未
能也道者天下共繇之塗也使有人焉以爲我有是物
也將探而取之而又曰我能得之矣則其統已離矣老
聃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又曰猶兮
若冬涉川豫兮若畏四鄰嗟夫聃遁世不回者遜而委
諸人可也乃執而自有之若是之固歟良甫立朝無黨

與未嘗示人以同異之跡士大夫敬愛而不敢狎也方
籍田時以僞學斥士且盡獨不及良甫然遂自乞外補
後稍復收引而良甫已先入爲郎及兵議起卽被使出
淮東至兵罷而懼其禍者衆獨良甫爲無所預將用之
矣然亦竟不欲爲容而去蓋其出處之際可考者如此
其治民考功因舊循常無所改作必有更革尤務靖重
所至皆安其政令然良甫所長當危疑未定之時曉暢
彼此之情以濟國事會通翕合之日協同賢材之類以
新治功故不以一能一職爲稱雖其可稱而亦不足爲
良甫道之也良甫平居嚴己恕物不立岸限後進晚學

幽人野士有善意者日滿其門喜爲詩無風形月狀浮
劣之語閒出一二縱然金石有警於世卒年六十一嘉
定九年十二月七日也十年五月二日葬於吳縣白羊
山夫人呂氏子繼華舒州觀察推官繼顯丹陽尉其天
也先良甫四月或謂良甫之疾繇哭繼顯而然然則學
道之力無用於哀樂之閒歟死生命也不以子審矣果
以子也東門吳之放曾不如子夏之褊也是良甫之道
非離人羣而自逸也銘曰
勿謂道存迅疾不畱非智能知非力能修惟余良甫少
成於天古有今無人十已千操其一機以應萬有竭海

糜山如屈伸肘余未及死子胡遽亡視此銘者淑人之
傷嘉定十年四月日

王太孺人唐氏墓誌銘

臨海王斐之母曰唐氏寧海農女初校書郎王夷仲廉
士貧甚其室賈夫人年已晚猶身治爨滌舅族憐之爲
致唐氏纔十二歲麤箴細縷金甌盤筵不唯諾而集繇
是無以辱事累夫人者後十六年斐生生時難賈夫人
親爲馱勝胞絡乃得下又三年夷仲賈夫人相次卒家
益衰兄弟析耕不數斛父母迫以嫁不許曰吾必自斷
其髮然後止凡斐幼長師友筆硯覓舉近遠雖費而給

未嘗告假人見謂孤苦有立志交重裴旣乃知爲唐氏力也又三十年裴上舍及第佐郡府登朝出守迎太孺人與俱無纖粟改常度每戒裴祿料未易消當謹身報國而已又二十年嘉定七年四月己未歿於衢州郡舍年七十八七月癸酉葬臨海雲溪山又三年裴奉使浙西書來曰裴也懼親之不獲於傳辜負罔極是痛然未知舊比應銘否蓋古今所稱以有容無忌爲賢而美不及子以子貴成親爲榮而義不在母若夫擅寵而虐偏嬖而驕淪覆於家近爲殷鑒皆是也太孺人如也勞而後食爾暨失主單特空手鞠孩孺心教意飭隱然律程

日就歲成使夷仲之世再顯殆天啟其節以庥王氏歟烏用舊比也銘曰

江包衆流前派後別有冽沆泉佐江之竭行爲巨川止爲重陂唯心之亨是以永垂嘉定十年十月日

故大宗丞兼權度支郎官高公墓誌銘

予妻諸父高公諱子潤字畢老主烏程縣簿真州判官孝宗知其名召使赴行在公繇遠地下幕一日天子有命晝接喜過望亟裝欲往而母楊夫人忽病謁醫久未損旣而公亦病醫無術謾云久且不治矣公驚嘆曰明主思見我而不幸母子皆屬疾或者天不與吾行耶重

留君命無益祇爲罪耳遂以請自乞詞悲甚孝宗不能奪而憐之爲改通直郎賜緋衣銀魚致其仕當是時高判官蚤退之節聞於天下公旣得謝疾尋愈因不復預人事常穿黃草屐刺白篾艇往來田閒人罕識其面垂三十年開禧元起爲大理司直遷太府丞大宗丞兼度支郎官初公在烏程疏三十二縷達於太湖復晉宋舊跡在真州起定城營房五千廢減十五故孝宗以爲材比再出適會討金糧乏倉猝糴二百餘萬珠粲而瓦實江淮諸軍滌甑釜待饜至然後飽食朝廷方賴其用而不悅者謂公昔固不仕爲亢者也今安得屈而復仕

當返初秩而已公繇此坐廢卽復具野航出沒圩圩如其故態不少介吝嘉定十年年七十七八月二十日以考卒公蒙城人宣仁后弟士林曾孫也公紀兩使留後世賞知閣門事父宗之文吏官益薄通判婺州高氏來南方禁省隔絕公辛苦自衣食不祖舅戚餘貴學通古今暗記左傳漢書引筆高麗爲人穎邁肅絜如琅玕玉樹無塵土意聽其語泠泠然吳儂楚些物鄙都盡而幹敏強力老練世故惜不究其伐而頓抑以窮死悲夫退固人道之甚重而止者義理之奧樞也在艮之象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然則我非敢自命而世亦不以是格物

矣公之不得遇孝宗蓋時止乎然世莫或知而誤言之
謂公特自止而已及公悟其不可以中止而上又因而
起公此亦公當行之時也然世又莫察而文致之遂謂
其既止則終不可以行焉夫惜其止而勸其行人之理
也因其止而禁其行豈人之理哉故予於公暫出終處
爲之痛惜而訃聞之日哭之至於過期而哀非以親舊
私之也先夫人曰韓氏後曰劉氏皆前卒子男曰不華
不矜不謙不矜爲兄子沐後不謙爲弟子泳後皆楊氏
命也公既自衣食婺州遺業悉使其弟有之其幼弟公
尤愛惜又自輟田以衣食之屢矣女之壻曰鮑子明王

田趙希翱劉采田朝奉郎湖北提刑希翱承奉郎監明
州造船場孫二人曰晉彥宋彥公先治湖武原上栢山
預爲冢藏十二月某日不華奉公喪以歸恭惟宣仁后
以國爲家以民爲身以賢爲命以仁爲術治成元祐天
所顧饗與宋無極萬世載之者也今其親外家零落細
微餘十數焉其僅得列於士又十數之一二焉若不華
則以庶士守其廟矣士不得以諸侯祭禮也況士庶哉
嗚呼公之折節復仕爲是夫銘曰
穴穴萬生兮有翹森森千丈兮寒標噫胄出兮宜愈大
又不磨卒摧折以盡兮悲奈何

舒彥升墓誌銘

以鐵易銅錢使常在內地不流入寇境執事者所知而必行也然而汭漢淮上下二千里銅錢在江南不加益而泄於北日甚此執事者患之而不能救也遂其所必行忽其不能救予固疑之久矣紹熙初鐵錢法弊商賈頓虧折所至皆皇惑罷市余偶爲蘄州被使一路奉上指盡力安集歲餘方少定然自是銅鐵錢有倍再之價淮人貴衣高食不復易活如往年矣於時州縣吏能寬刑審慮以善道佐余者惟舒君名杲字彥升信州永豐人予同年進士也曾祖錫祖子誠幼自知學夜讀書設

水加木於地每困寐足跌有聲輒驚寤復讀以爲常其勵志如此及第授寧國尉父若德母徐接死主蘄春簿辟知同安監又辟漢陽監以鐵錢相首尾十年教其人使擇利害避就有不及不以爲罪教之如初所鑄輪郭肉好皆爲式於後不可改故私錢遂絕而官鑄流通至今嗟夫天下固有易行之法雖不肖蔽昧迷失猶不大壞也不幸而難從非賢者順導委曲而不抵突以敗寡矣易行之法不多有行法之賢不多見適得一人如彥升者相與調護收拾於奔潰恟駭之中可不謂難乎奈何生不盡用而沒又將無聞宜余之愧歎愛惜而不敢

客夫詞也彥升既去漢陽知新昌縣主管江西運司文
字分差鎮江府糧料院朝廷錄其勞使幹辦行在諸司
糧料院遷國子監主簿嘉定九年年六十六矣其五月
十七日足疾卒秩累朝奉郎贈其父朝請郎母安人又
贈其先後室周氏皆安人明年八月五日子倣之似之
侃之伸之壻周夢發與爲兄後者份之葬彥升於崇善
鄉大安山彥升病酷吏恣威虐而世以爲有風采貪吏
橫聚斂而世以爲有才具常慄切爲天子陳其故使行
其志殘暴可息在蘄春增陂池九百餘種稻十萬斛新
昌復已失稅數千而同安漢陽減工費各半使究其材

事功可許仕不希進余與石應之強使就辟彥升初不
願也江西以薦往竟遠巡詣選而歸使居其位躁競可
消銘曰公事母安人曰不爲公孫矣又安世吏會知
自上世貴廉方有恥之人悃悃無華之士臨民而官治
在朝而俗美嗚呼彥升其幾是矣

日中輦仲至墓誌銘

予友仲至輦氏名豐時新迪義理之學草茅士震於見
聞多矜露伏狃至他文史言論儒之藝業又昧陋顛倒
莫知幅程獨仲至抑縱開闔條流品彙應變不迫富若
素有予本拙疎不能自達而仲至廣導曲引出幽入眇

蓋爲之黽勉迫逐於荒原斷澗之側數年仲至日益有名不幸不得用然有以自負命雲侶月跨越汗漫浩乎不可浼而余畏懼怯劣常痼畱一榻不敢越戶限然後知人之稟分高下絕殊固非切磋誘掖所能增長矣異日仲至謂予吾登芙蓉上峯因以過子將又發藥也而不遂竟死悲夫初仲至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代還舊例皆自學入館有不喜者纔授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母喪免人曰不復外補矣又授浙東會改法本路人不許爲監司屬官人又曰再易地而不果其當徑來也然卒令幹辦福建帥司公事以格知臨安縣

政尙寬簡吏民信化刑罰衰息人謂仲至極不應在州縣今蹉跎滿秩矣尙何諉會其所善爲學官仲至勸使拔滯淹士反坐此食宮觀祿久之始提轄左藏庫於是衆意益不厭遂妄稱旦夕居要職矣不知語何所從仲至亦不自知也竟復以宮觀罷士皆失氣悒悒曰窮至此耶今當何爲其員外通判乎或曰不能然則正任而待其闕乎猶不與復授宮觀而仲至死矣嘉定十年正月晦也其家鄆州須城渡江卽所寓土斷爲婺州武義人曾祖燾祖庭芝皆左承議郎庭芝所謂山堂先生者也父法鄉貢進士前此科目相傳七世矣仲至學敏而

早成自童丱時前輩源緒古今音節事之因革總統如
注水千丈之壑迎前隨後宿艾駭服以爲積數十年燈
火勤力聚數十家師友講明猶不能到也其文無險怪
華巧而以理屈人片詞半牘皆清朗得言外趣尤工爲
詩多至三千餘首自舉賢尙德之義廢而進人一出於
課試之虛文苟有其一則清資顯轍執契而取仲至不
多有乎剛者折而不行柔者流而不止惟正己不傷物
於用世爲宜仲至不宜乎又曰顏淵賈誼短命惜哉非
時不子用子不時待也仲至壽不七十乎自上世有金
匱石室之藏或達書命諭意指皆選文學博雅之士下

至鴻都翰林詞賦篆刻猶各專其官出內之吝非不欲
參其涓技不兩能也故蒼槐翠竹必植於庭宇仲至可
爲帑吏乎凡此皆疑誤之難通者也性質易無岸谷暇
日載一瓢獨行田野不問岐路抵暮而返去家二里有
龍門峽登眺徘徊慨然曰此可以止矣初阮夫人卒殯
於大慈寺東塢是年十一月壬寅二子積耕迎而合葬
焉五女子壻曰右監門衛大將軍善翰進士高槐上饒
知縣張友常山縣尉周惟新幼未嫁也孫男曰左曰弼
孫女二余旣爲銘而季氏仲同自溫州移使江西遂持
以歸曰讀於墓而哀吾兄然十句必九慟不成聲也銘

曰禮曰節然墓而哀吾民於十曰必必必不效也
 聞於程子天地之生材甚愛甚惜必有恡固之心蔽賢
 者違天地所恡固使之氣沮志奪怫然而怒聚為陰陽
 之罰則其人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圯敗而旗
 激哉是言也天地雖甚愛於賢材君子初何心於用舍
 仲至之靈果上懇於天耶吾謂必且為祥風慶雲醴泉
 甘露以瑞斯人使其富貴壽考蕃永而無極也何荒類
 圯族之有嗚呼昔舜疇之鑿飲者出封賢是無異谷耶
 參其既封不雨論出姑蒼跡翠於心跡然或字於至四
 永心文鈔卷七終